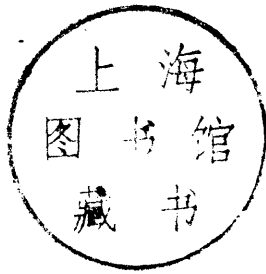


西

孔子教育學說

余英時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951B

余家菊著

孔子教育學說

中華書局印行

孔子教育學說凡例

- 一、本書分三篇：前篇述孔子之身世時代與學養；本篇依教育學體裁編次孔子之學說；附篇述孔子之政治觀，及孔門之學風，以見孔子思想之全局，及其影響之輪廓。
- 二、本書取材全出論語，間引他書相證。論語句讀義釋多依朱子集註或劉寶楠正義。餘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焦循論語補疏、阮元學經室集，亦偶一引用其說。
- 三、本書於孔子之重要思想教訓如仁義忠恕孝弟禮讓中庸畏天知命士君子等等，皆敘述及之，實爲孔子全部思想之縮寫。誠以教育思想與其他思想皆有密切關係之故。
- 四、作者立論，必依據舊有註釋，且每偏取其質樸之說。如或經義顯明，可依羅輯以推尋者，則不問註釋，而依經立議，但不敢牽強附會，致失真相。
- 五、論語文簡義富，往往一句數引，每更引一次，觀點必有變易，故不嫌重複。
- 六、作者下筆，力求正解經旨，但學識譎陋，難免錯誤，尙希宏達指正。

二十三年三月一日 余家菊於上海

孔子教育學說目錄

凡例

前篇

一 孔子之身世……………一一九

名字——生年——家世——好學——講學——仕魯——周游（見南子畏匡絕糧歸魯）

——刪述（詩書禮樂易春秋）——卒年

二 孔子之時代……………一一一—一七

吳楚主盟——政權下移——攘奪之禍——侵伐之禍——盜匪之禍——賢人隱遯——

知其不可而爲之——浮海居夷

三 孔子之學養……………一九—二七

誦贊——淵源——學養

本篇

一 緒論……………二九—四五

本書之取材——教育之意義——教育之價值——教育之制限——教師之風範

二 受教者論……………四七—五三

論性（習相遠即性善之證性相近即性善之證學以成己亦須執持性善說）——個別差

異——氣質變異

三 教材論……………五五—七六

政事（兵財外交立信正名訟獄）——言語（學詩）——文學（易書春秋詩禮樂射御）

——稼穡

四 教學法論……………七七—九五

孔子之教學態度——自動原理——興趣原理——個性原理——學與思——努力原理

——羣學原理

五 訓育論……………九七—一一八

訓練階段（小學教大學教士君子）——訓育目標（義利忠恕孝弟剛毅遜讓）——訓

練方法（立志實踐內省畏敬文質彬彬懲勸崇真）

六 教育目的論……………一一九—一三一

道天道人道——忠恕——仁

附 篇

一 孔子之政治觀……………一三三—一四二

德化主義——正名論——教養——制度——財政——社會本位

二 孔門之學風……………一四三—一四八

有若——顏淵——曾子——子夏——子張——子路

孔子教育學說

前 篇

一 孔子之身世

名字

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母禱於尼丘而生孔子，因名曰『丘』。使此說而信，則其字曰『仲尼』，自非無故矣。蓋『仲』指其在昆弟間之行次言，而『尼』則因『尼丘』而取也。在古代，子爲男子之美稱，故通稱曰『孔子』。

生年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皆謂在襄公二十一年，即周靈王二十年己酉之歲也。降生之月，史記未曾言及。公羊傳謂在十一月，穀梁傳謂在十月。至於生日，則兩傳皆謂爲庚子之日。吾人宜從公穀兩傳，認爲周靈王二十年（西元前五五二年）冬十月庚子之日（夏正秋

八月二十七日)生。

家世

孔子，殷人之裔，系出於宋。宋潛公之長子弗父何，讓位而不立。其曾孫正考父輔佐戴、武、宣三公，而有大勳。正考父之子孔父嘉，仕殤公，爲大司馬。時大宰華督有不臣之心，弑殤公，遂殺孔父嘉。孔父之子奔魯，始爲鄆人，以孔爲氏。孔子父鄆叔紇，多武力，爲鄆邑大夫。母顏氏，名徵在。紇娶時年已老，與顏氏女年不相當，有乖於禮，故孔子世家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語。野合者，合不當禮也。紇死時，孔子年幼，至不識父墓。嗣後母死，問於曼父之母，乃得合葬於防。

好學

孔子少孤，家勢中落。其偉大成就，皆於艱難困苦中奮鬥得來。嘗自稱云：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論語子罕

孟子謂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而已矣。孔子之留意庶事，恪盡職務，有如此者。

孔子之好學，殆出於天性，雖在操業謀生之中，而好學不倦，精進無已。嘗有如下之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論語爲政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治長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講學

孔子講求學術，聲譽日廣，有識者多心焉嚮往。史記謂「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孟釐子即孟僖子，「釐」與「僖」古音同義通。僖子之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懿子來學，孔子當已三十餘歲，史記所謂年十七者，或誤。古者學在王官，典章文物，皆存於官府，故官師合一，探討學術者必於官府求之。私家講學，肇始誰何，雖未能知，然至孔子而大盛，為文化史上一大關鍵，則確切無疑。

仕魯

魯昭公二十五年，昭公討季氏不克，出奔齊，魯亂，孔子適齊。未幾，返魯。定公立，季氏家臣陽虎專權，欲孔子出仕。論語陽貨篇云：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

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立言，情義兼至，無可拒絕，而不可仕之故，又不可明言。孔子之不仕，時亂無可爲，是其一因，而經世事業不必定須出仕，則尤爲其根本見解。懷此見解，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初未嘗認爲不從政即不足以經世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

『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蓋敦厚民俗，轉移風化，爲政治之根本事業，初不必當政權而後始爲從政也。孔子持此社會本位之政治觀，故或出或處，莫不有關治亂。

陽虎敗，定公用孔子，歷官至司寇。對外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守禮不懼，大張國體。對內行墮三都之謀，強公室以統一政令。郈費已墮，惟圍成弗克。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遂行。時在定公十三年。

周游

孔子去魯，即適衛。孔子生平，於居魯外，居衛最久，入衛凡五次。其弟子既多衛人，而衛又多賢臣，殆其所以久於衛之原由也。論語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

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當爲初次入衛
 由觀感而發之議論。初居衛，有見南子一事，令後儒聚訟紛紜，淺人謗議橫生。論語云：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矢』者指也；『所』者若也；『否』者不也；『厭』與『壓』同。南子知孔子賢，請見孔子，其意殆將用之。子路疑孔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於心不悅。孔子乃指示之曰：予若不見，必觸南子之怒而壓我矣。言『天』者，譬喻南子有勢且避直稱其名也。因南子淫亂而疑及子路之疑孔子者，實爲謬解。

居衛十月，適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難之，乃畏於匡。去匡過蒲，月餘返衛。居衛月餘，又去之。過宋，宋司馬桓魋欲要而殺之，微服過宋。經鄭。適陳。居三年，去陳適衛。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晉之世卿），息於陔鄉，仍返衛。不久再適陳。旋適蔡。陳蔡之君大夫皆不能尊賢養士，孔子窘乏，竟至絕糧。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旋又適衛，時爲魯哀公六年。哀公十一年，魯人以幣召之。乃歸魯。去魯凡十四年，年六十八歲而歸。

刪述

『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爲傳道萬世之計。』

史記謂『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此刪三千餘篇爲三百五篇之說也。後人多懷疑之。綜其理由，約以爲『詩三百』在孔子時已成流行成語，疑三百篇乃古來之定數，非始自孔子之刪定；且書傳所引之詩，現在者多，亡逸者僅十之一二，若詩有三千，饗宴所賦在三百篇外者當不僅此數，而所引詩之在三百篇外者亦無從證明其非由魯逸之而果爲孔子所刪去也。大抵謂孔子取舊有詩篇而整理次第之，且去其簡篇不全者，要爲可信，不必泥守刪三千爲三百之說。

刪書之說，太史公未嘗言之，僅謂『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朱子亦謂『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刪去。或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孔子於書，吾人僅信其曾加考訂整理之工夫可也。

禮有禮經、禮記、周官之別。禮經卽儀禮，漢書藝文志謂『自孔子時，其經不具。』禮記乃孔子歿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之，出於漢人手筆者亦有之。周官相傳爲周公所作。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語論子罕又答顏淵問爲邦曰：『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足見斟酌於古今禮制而損益去取之，以求其宜，乃孔子之固有精神，其於古禮，有所修訂，要為當然之事，但不得謂今之禮書，即為其所手訂。

論語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是為孔子整理音樂之確證。然而正樂祇是將詩三百篇上諸管絃，使合韶武雅頌之音而已，並非別有經文。史記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史記此章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兩書記載，皆是老人口吻。孔子老而喜易，當甚可信。史記又謂孔子作十翼。十翼者，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至宋歐陽修著周易童子問，懷疑繫辭以下非孔子所作。孔子作十翼之說，日益動搖。至康有為，則逕謂史記所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其中『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八字，乃劉歆所加入。十翼是否孔子所作，乃至是否一人所為，皆有商討之餘地，然而其所言多合於孔子之思想，則無疑也。

六經中確由孔子著作而絕無疑義者，則爲春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下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春秋本據魯史而成。周自東遷以後，盟會擅於諸侯，政事專於大夫，一切戰爭弑奪之事，皆成周盛時所未有。史官秉筆，無例可循，而其識亦未必能及之，則其書法，必有悖理之處。孔子取而修之，正上下之分，嚴內外之防，尊卑有經，公私有別，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凜然，功罪莫逃。

總之，刪述之業，程度上縱有問題，而古代典籍經過孔子一番整理，檢討，俾得集結保存，流傳於後世，其功澤已是不可比量。况微言大義，寄寓於經籍之中，以啓發後人者，尙不可數計乎！

卒年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孔子世家及杜預春秋注皆謂孔子年七十三。卒葬於城北泗水上，今山東曲阜縣孔林是也。卒時，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弟子心喪三年，廬墓三年。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滕文公其人格偉大感人之深，論渾肌

骨，百世後，猶有不勝其思慕者，况親炙之者乎。

孔子先世圖（據江永鄉黨圖考）

宋微子啓

殷帝乙元子周
成王封之於宋

微仲衍

微子弟

宋公稽——丁公申

愍公共——弗父何
弟厲 讓國於
楊公熙——厲公魋祀

宋公周——世子勝

世本無
此一代

正考父

宋大夫

孔父嘉

宋大夫

木金父

祁父臬夷

防叔

奔魯爲大夫

伯夏

叔梁紇

陳邑大夫

孔子

二 孔子之時代

研究古人，當了解其時代。茲據論語，略加敘述。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八佾

據『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一語，可見當時人民之困苦顛連，非一日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楚吳雖迭主盟中夏，然強暴不行禮義，故不如諸夏之無君，政俗猶爲合理。孔子言此，實惡諸侯之君事夷狄，而傷諸夏之不振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季氏

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歷成公、襄

公昭公至定公而五世。至定公哀公之時，則季氏柄政，自文子而武子、平子、恆子，已歷四世，而日就衰微矣。是當時紀綱廢弛，政令操於陪臣，公室衰微，治權已去乎治者。行政系統，紊亂侵凌，何足以言治理。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

長官恃臣屬以行其政令，臣屬不忠於長官，則政令無由推行。臣而弑君，則爭奪權位之禍患急，而斯民無苟存之望，人情叵測，人羣亦失其互信而相安之道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陽貨

佛肸以中牟畔。陽貨

魯公山弗擾以費畔，季氏，晉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陪臣以張公室爲名而畔大夫也。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陪臣畔大夫。少加長，下凌上，相襲成風。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

遂行。衛靈公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季氏

各國相交，強凌弱，衆暴寡。利人土地，貪人珍寶。戰爭之禍，史不絕書。亡人之國，虐己之民。誅滅不問有罪無罪，用民不問有教無教。講求軍旅之學，而僅及陣形，可謂不揣其本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澁淵

左氏哀十一年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田謂一井之田。賦謂斂取其財物。用田賦者，斂民財物，以田爲率也。權臣行聚斂之政，苛捐雜稅，民不聊生，卒至盜匪充斥，爲時大害，當道不得不患苦之。治之之法，在於操治人之權者去其自身之貪污而已。蓋必有廉潔政府，而後人民始足以瞻生。仰事俯蓄，不感窮乏，誰復樂爲盜哉？』

綜上所言，可見當時之時代，（一）一、夷狄強盛，諸夏屈辱之時代也；（二）一、權臣專擅，朝綱解紐，政令不統一之時代也；（三）一、篡奪迭見，畔亂時生，政治秩序杌隉不甯之時代也；（四）一、爭鬥殺伐，奪城攘地，戰無虛日，生靈塗炭之時代也；（五）一、橫征暴斂，民不聊生之時代也；（六）一、盜匪橫行，防不勝防之時代也。外有強烈之外患，內無強力之政府，諸邦之間則爭戰無已，各國之內則上下疑忌，社會秩序紛擾不甯，民生狀況巉焉不可終日，眞昏亂難治之時代也。是故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凡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楚狂接輿，皆覺無可挽救而飄然隱逸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憲問）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

楚狂接輿歌而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微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纓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丈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是數子者，皆天下之傷心人而知足以知孔子者也。特其自潔之情殷，不如孔子救世之心切，料事之見明，不如孔子盡其在己之勤懇耳。『知其不可而爲之』，晨門一語，

道破孔子心胸。『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勉盡一己之義務，而不問結果之有無，仲由之憂思，已情溢乎辭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微子

古之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惟孔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用亦退。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蓋偏執潔身之義而忽置人羣，乃孔子所不忍為；妄冀事功之就而屈己徇人，亦孔子所不屑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公冶長

孔子寄感慨於浮海，不必果為避世之行，故謂子路無所取材。可見孔子之決不能忘情於人羣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

中國之內，既無能爲，遂欲移居夷疆以開發外族，君子所居必化，固不嫌其鄙陋。於無可如何之中，猶思有所盡力於人類。孔子愛人之心，濟世之懷，其真切如是，百世之下，猶足以敦薄俗而立懦夫也。

三 孔子之學養

誦贊

孔子之偉大，萬代景崇。當時所至之國，其君必問政焉。孔子之見重於世，已可見矣。自卿大夫以迄閭閻之間，誦贊之聲洋溢於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

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或謂童子即項橐。果然是孔子之博學，已是婦孺皆知矣。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罕
 太宰爲大夫官名。此太宰爲吳太宰，抑爲宋太宰，雖未可遽斷，而其直疑孔子之爲聖，要可見其欽崇之至極也。

孔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罕

是孔子已自承其多能多藝，且自明其多能多藝之故在於貧賤不見用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罕

孔子之爲此言，或由於時人震駭於其多識多聞，故爲此言以解之。然而時人之知孔子，究不及門弟子之真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及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張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孟子滕文公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公孫丑

有若，曾子，宰我，子貢，皆大賢而親炙於孔子者也。其見聞親切，其智足以知聖人，其德亦不至於阿私其所好，而其讚仰之崇高若是，是孔子人格之偉大，感人之深遠，有未可淺測者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以來，歷代相承，莫不備致尊崇，豈果無真實

價值而徒由於專制帝王之利用哉？

淵源

孔子之學養，得之於自力者多，欲就其學養之淵源以了解之，是乃研究次等思想家之方術。蓋思想氣息不脫師承之支配者，皆次等思想家耳。雖然，有何等社會文化，乃生何等哲人，略探其淵源，究可窺見其所吸受之文化何如。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

孔子學文武之道，初無常師，且於世人，實亦無所不師，善者取之以為準則，不善者取之以為鑑戒，原無人非師，無地不學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

祖述堯舜者，宗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守文武之法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斯文，則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是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則我當傳之，匡人能奈我何？此見孔子繼承文王而傳授斯文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中庸

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禮運

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魯自周公之後，周禮盡在魯。衰時不復夢見周公，可知其盛時夢見周公，而與周公精神契合也。言舍魯何適，又屢言從周，可見其深知周禮而心悅之。

傳言孔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郟子，學琴師襄，論語記『子入太廟，每事問。』皆足證明孔子於人之有善言善行可取者莫不引為己師。此其所以集大成也歟？

學養 孔子門牆，非淺學所能窺，試就孔子之言而一明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

此孔子自言其自強不息，日新不已之過程也。欲知孔子者，宜善玩之。十五爲古者入大學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記有大學篇，始於致知格物，終於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志於學者，志於此也。有別於小學之見小節踐小義焉。立者，立於學也。篤信善道，卓然不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殆三十而立者歟！不惑者，審事達理，不溺私情之謂也。子張問辨惑，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不惑則能好人能惡人矣。索隱行怪，後世有述，吾弗爲之矣。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命者，受之於天而立之於己。天之生人，皆賦以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超然異於羣生，貴於庶物。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於處善，樂於循理，而不負天命。耳順者，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乃知言之學，可知人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一切意念莫不合禮，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乃至誠之境，聖人之事也。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所始所終，具於是矣。試更略明其性格。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治長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凡此，皆足見孔子之好學如渴，求道如不及。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述而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鄉黨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述而

凡此，足見孔子富於同情心而恩及禽獸。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凡此，足見孔子平居舒和莊敬之情狀。

夫子溫良恭儉讓。學而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泰伯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鄉黨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歟？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齊靈公

凡此足見孔子之謙讓，溫恭。

子之所慎：齊、戰、疾。逃而

子不語：怪、力、亂、神。逃而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子。
凡此足見孔子持身有則，言動不苟。綜合孔子之性行出處而周備美善者，當推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萬章

孔子年表（略依錢穆論語要略）

周魯紀年	耶穌紀元	孔子	子	事	蹟	備	考
周靈二十一年	前五五一	孔子生				公羊傳穀梁傳皆謂前一年生	
魯襄二十二年	前五四四	孔子八歲		爲兒嬉戲常噉俎豆設禮容		前六年（西元前五五七）釋迦生於印度	
周景王元年	前五三七	孔子十五歲		志於學		吳季札使諸侯明年鄭使子產爲政國大治	
魯昭五年	前五二五	孔子二十七歲		鄉子至魯孔子見之學古官制		孔子爲委吏乘田皆在前後三年子產卒	
周景王二十年	前五一八	孔子三十四歲		魯孟僖子卒囑其二子學禮於孔子			
魯昭二十四年	前五一七	孔子三十五歲		適齊後返魯不仕教授弟子益進		魯昭公欲誅季氏三桓氏攻公出居鄆魯亂	
周敬王三年						孔子適齊返魯或在定公立後	
魯昭二十五年							

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八年	前五〇二	孔子五十歲	魯陽虎三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出奔明年奔齊孔子乃見用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十年	前五〇〇	孔子五十二歲 爲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汶陽之田	齊晏平仲卒
周敬王二十二年 魯定十二年	前四九八	孔子五十四歲 見信於季孫三月不違行墮三都策	
周敬王二十三年 魯定十三年	前四九七	孔子五十五歲 去魯適衛	
周敬王二十七年 魯哀二年	前四九三	孔子五十九歲 去衛	
周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三年	前四九二	孔子六十歲 過宋至陳	魯有火災
周敬王三十一年 魯哀六年	前四八九	孔子六十三歲 自陳如蔡絕糧見葉公返衛	吳伐陳楚救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十一年	前四八四	孔子六十八歲 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返魯	孔子去魯至是凡十四年
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十四年	前四八一	孔子七十一歲 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請討弗聽	顏回卒齊亂宰予死之明年衛亂仲由死之
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十六年	前四七九	孔子七十三歲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後十年(前四六九)蘇格拉底生

本篇

一 緒論

本書之取材

考究孔子之教育學說，取材之範圍，本可廣博。惟本書之取材，則純以論語一書爲根據。論語者，弘揚孔子立教精義之著作也。論語爲孔門弟子商討斟酌而成，無異孔子教義歷次會議議決案之記錄也。其秉筆措辭，當何等精審，而開宗明義之第一章，即言學習之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時習者，學而不厭也。學而不厭，有得於己，故心生愉悅。以明學當精進不已而至於學有樂境也。有朋自遠方來者，聲應氣投，吾道不孤也。既足驗自己學已有成，能感召遠方之同氣，又足驗所會之友不限於近暱，而攻錯之資可得諸遠方，朋來有益於己，己亦能有所益於朋儕。凡以見人不能離羣而存，學須樂羣，亦須於成己之時兼求成人也。人不知而不愠者，有學而不爲人所知，學成而不爲世所用，一無所恚怒怨尤於其間，所謂

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者是也。孔子立教宗旨在成己成人，已明揭於此，絕無疑義矣。故論語一書，實可謂爲孔門之教育要則。其涉及於政治軍事者，蓋其政治教科上軍事教科上之主要綱領耳。

論語之編纂，果出於誰何之手？鄭玄謂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然論語載曾子臨沒之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在高足弟子中年最少，其臨沒之言，恐非仲弓子夏所得而聞。柳子厚謂爲曾子之弟子所爲。程子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理由則皆以爲論語書中，於曾子有子獨稱曰『子』，餘人稱字。惟子厚之意，則謂孔子歿後，諸弟子以有若似夫子，立而師之，固嘗有師之號，稱有子以『子』，不足以證論語之纂輯有有子之門人在內。然而論語中以『子』稱者，如『閔子侍側』、『冉子退朝』，固不獨曾子有子二人以『子』稱也。漢書藝文志謂『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其說蓋最爲近似。論語一書，既記孔子之言行，又記弟子之言行，於孔子或稱『夫子』，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謂不一，而又同意疊見，一事重出者，往往有之，要可斷定其非出一人之手，亦非一時之作。然而全書義理精粹，文字謹嚴，實研究孔子之最好資

料。

教育之意義

古代雙辭語尙未發達，故「教育」一語不見於論語。論語中之所習見者，爲「教」、「學」、「誨」等單辭語。茲試明其意義。

(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

(2)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

(3)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4)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

(5)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

(6)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而

(7)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8)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綜合上引各節而尋繹之，「學」之意義，有可得而言者。（一）學即讀書求知也。

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最爲顯明。其次如「多學而識」，識者，記之勿忘也，是所謂學者，顯然即是求知矣。「博學於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古之遺文，即禮樂詩書之謂。禮記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可見所謂學文，亦即讀書求知而已。（二）子夏之言，歷數美善之行，而終之以「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意謂其行爲美善，有類於有學之人，故願許之以已學。就子夏之言玩之，「學」之含義，雖有讀書求知之意，而讀書求知實不足以盡「學」之含義，亦猶乎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正足以表示「讀書是學，學不止於讀書也」。（三）公西華謂弟子不能學，所不能學者，不能學夫子之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皆力行之事。故公西華所謂學，有於行爲上效法他人之意，異於前所謂讀書求知之說。（四）「學而時習之」，「學」與「習」相續成語，其意相貫。呂覽審己注，「習，學也」，可見「學」「習」可以互訓。荀子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書。」故學習又有誦誦之義。（五）「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與學對舉。賈子道德說：爲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足貴也。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

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是學又有聞知之義也。合而言之，學之大義有二：

一、悟知，所謂『學者，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者是也。凡誦習聞知之義，皆含於其內。
二、做行，所謂『學者，效也』者是也，而力行之義，即蓄於其中。

此二義者，言語文字，或偏指其一，或兼指其二，或舉其一而其另一則意在不言之中，要當視其文義以爲斷也。

(1)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爲政

(2)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

(3)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4) 子曰：有教無類。衛靈公

前三例，皆從政府之觀點以言教民，辭義顯然，無庸解釋。『有教無類』句，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是此句亦係就政治觀點以言之，不失爲一種平民主義。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古者政教合

一，君師合一，政治之最大作用，本為教育的作用。孔子使用『教』字，每就廣泛觀點以用之，或非偶然。後人記錄孔子之言行者，則有就狹義之教育觀點以使用『教』字者，例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也。在孔子之語文字彙中，與『學』字相對待之字，似為『誨』字。

(1)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

(2)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3)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4)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憲問

上述四例，所言『誨』字，概係以個人為對象，與『教』字之以羣衆為對象者不同。說文云：『誨，曉教也。誨與教，在孔子字彙之中，殆或義同而所指有別歟？』

教育之價值

『學』之意義，既為探討古籍效法前人，而學又有如何之價值乎？自受教者言之為『學』，自施教者言之，即為『教』。今後於『學』與『教』之二辭，每更互用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

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知者不知學，則妄然自用，或至窮極高廣而無所依止。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或至有害於事。好直不好學，則或至父子不相爲隱，其父攘羊，其子告訐也。好勇不好學，則勇敢強力，或至不用於禮義戰陳，而用之於私利爭奪。好剛不好學，則獷悍之性，或至躁率輕慄，立言制行，多所抵觸於人。故生有美質，接近於仁知信直勇剛之一端，猶未可以逕情直行，必須考究事理，講求節度，以學識修

飾其美質。此學足完善生質之義，就受教者個人觀點言之也。

子游以禮樂治武城。樂使人同，禮使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親則不怨，敬則不慢，故治人者學禮樂，則愛人也。禮主於義，樂主於和。禮義立則上下之秩序明，樂文同則官民之心意和，民知敬上而又無怨懟，自易爲上所使。此學足安定社會秩序，促進政治效能之義，就社會觀點以言之也。

學之重要，尤見於『性相近，習相遠』之一語。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此性相近之說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此習相遠之說也。此心之得養失養，乃至陷溺梏亡，皆屬於習。此本性賴學而存養之說，亦即人之所以爲人有賴於學習之義也。

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蓄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能履行之準則也。人能以其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謂約禮。博文即致知格物，約

禮卽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文，無由約禮。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文人記誦之習，或至有文無行。約者，約束也。此言立身制行，求合軌物，須由學也。博文是學，約禮亦學。

學有一義，爲藉聞見以求益；思之爲義，爲藉自力以增解。學譬如日，靜居獨思，譬若火。捨學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個人智慧，須藉民族經驗之光輝，以增益其光明。『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明文化之綿續，後人須繼承前人，而溝通之者，則教學之事也。

綜上所言，教育之價值：（一）可以淑善個人之生質；（二）可以安定社會秩序，促進政治效能；（三）可以長養本性，使人得成爲人；（四）可以繼承前代之文化，而以己力增益之，教育價值，偉大乃爾。

教育之制限 孔子於教育效能，持有限說，介於教育萬能說與教育無效說之間。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陽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

衛靈公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泰伯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予與何誅！公治長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子曰：有教無類。衛靈公

人之智慧氣質，等級不同，居其最上級者曰上智，居其最低級者曰下愚，智愚非就生性之善惡言，亦不僅就智慧之高低言，乃就人之才情而統括言之。上智之人，出於污泥而不染，濁亂時代，每有志士仁人能超越環境不受轉移，小則潔身自保，大則進而求所以改造之，是上智不移之證也。人若下愚，則自暴自棄，甘居下流，雖有賢父兄，良師友，終無可如何，是下愚不移之證也。上智下愚不移，又非遺世獨立絕不為外力所影響之謂，祇是下愚雖受外界影響而終為下愚，上智雖受外界影響而依然不失其為上智，且或從而增益其所有之智耳。教育之事，於上智可使增益其智，於下愚可使稍減其愚，惟不能使上智轉而為愚，亦不能使下愚變而成智，各人生有之可塑性，乃教育效能之一種限制也。

『如之何如之何』者，朱子集注以爲熟思而審處之辭。不熟思而審處，雖聖人亦無如之何。春秋繁露執贄篇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曰：「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竊謂問人亦熟思審處之一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者，卽『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意也。人而不憤不悱，雖啟之發之，又何益哉？

或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帝王治人之術，愚民之策。今人尤喜持之以詆譏孔子。實則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是古帝王之教民，非一概不使之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以教之。其秀異者，則與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共學於大學，以學修己治人之道，意在使之知之也。至於民，則百姓之愚昧者也。故曰：『民者，冥也。』又曰：『民者，瞑也。』冥瞑皆無知之貌。庸愚之衆，日用而不知其故，可使率由常軌，而不可使明其理由。是亦教育制限之一種也。

人在中智以上，可與言上層事理，若在中智以下，而與論及高深，則將益滋其惑，而疑慮橫生。孔子答弟子及時人語，時有深淺不同，正是因其才智之量而分別應對之。至

於利與命與仁，則孔子所罕言，而性與天道，乃弟子所不可得而聞。實因不可與言而言之，則言之無益而徒生障害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亦教育效能有時而窮使然也。

人之爲學，有待於才氣。才氣不足，或至力極罷頓，欲進不能。而教育效能達於終點矣。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勇猛精進，有待於力，而力之發動，又須有志以帥之。志之不立，而諉之於力之不足，是卽自滿自棄，自定界限而不復前，是爲畫。畫亦教育效能之制限也。

『畫』說文云：『畫，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畫。凡人黎明而起，宰我日出後，尙寢寐未起，是志已衰頹，氣已昏惰，無可督促，不復上進矣。故孔子謂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圻，以責讓而警醒之。梁武帝讀『寢』爲寢室之寢，謂『畫』當爲『畫』字，畫寢者，繪畫寢室也。若然則宰我美麗其居，意氣奢華，亦『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之意也。士志於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則伎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決不足以言深造。雖孔子亦無如之何，故言未足與議以深絕之。

『有教無類』之『類』從來解者多就尊卑貧富言。教育之業，既不擇尊卑貧富而施，則其不因愚不肖而廢，亦可知矣。下愚之造就固不可期，以上智之成功，然而下愚

自有下愚之所能爲，教育家之責任，祇在使上智下愚各如其分以完成其能完成之分量耳。教育對於各受教者之效能，各有其一定之限度。未達此限度，爲教育家之失職，踰越此限度，是爲不可能。在此限度之內，教育家大有作爲之餘地。故於低能兒，亦可施以教育。

教師之風範 教育之成敗，以教師爲其樞紐。欲知教育之得失，觀教師之風度，斯過半矣。理想的教師，應有如何之風範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爲政

子曰：有教無類。衛靈公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季氏）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

「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先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進）

溫故者，於舊所已學復時習之。『溫』有『重習』義，『故』之爲言『古』也。知新者，知其所將學也，新者，初也。溫故是『月無忘其所能』，知新是『日知其所亡』。溫故知新，即是進德修業，自強不息，精進無已，能依恃自力以完成人格增進學術矣。簡言之，即是能自己教育自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者，祇能師人，不可爲人所師。不能溫故之徒，傳而不習，甚且謬解師說，妄出歧義，於師所傳，失其正諦。溫故而不能知新者，抱殘守

闕，故步自封，以云文化之傳授綿延則可，以云學術之促進與夫風習之改造，則無以當之。因其無獨立的見解，與夫主動的努力，故不足以爲人師。或謂溫故知新爲博古通今，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其說雖稍失於隘，而爲人師者須培有斟酌審量以自求至當之能力，則依然無背於獨立見解主動努力之說。

孔子以廣教爲懷，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於斯民之儔，不問其爲貴爲賤，爲富爲貧，爲智爲愚，莫不教誨之。故曰：有教無類。然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爲失言。自行束脩以上之輩，至少亦能用脩肉爲摯，以表現其見師求教之忱，故孔子莫不教之。互鄉風俗鄙固，不信人言，童子來見，孔子亦不之拒。其誘掖人，欲扶之向上之意，眞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前章溫故知新，是學不厭，此三章是誨不倦。唯愛智者能學不厭，唯愛人者能誨不倦。爲教師者，當爲愛智之人，亦當爲愛人之人。於斯二者，缺一卽非健全之教師，兩者兼缺則祇是爲錢而來矣。

講授不竭己力，教人不盡其材，唯恐後來居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或有礙於己身之名位權益，是世俗之鄙陋教師也。孔門諸弟子，於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由於孔子之因材施教。弟子不察，有疑孔子有所隱匿者。蓋求進之心切，不解循循善誘之意，不滿

盈科後進之方術，故孔子告之以凡其所學無不與二三子共之者，是我之心，特未可一蹴而幾耳。孔子與人共學之意，弟子向師求教之心，皆甚真切懇摯。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是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己意在言外，何至如世俗人懼弟子盡知我所知而有所隱匿乎？陳亢異聞之問，依世俗之情自是應有之文，但吾意陳亢此問非於孔子果有所疑，特欲藉伯魚之言以印證其心意中之孔子而已。故一聞伯魚之言，即欣然有喜色，以流露其領悟之深切。綜是言之，學術之領受乃有能者之共有權力，文化之肩承乃有志者之共有責任。教師並非以教爲利者，於他人之享受其權利，當欣然扶持之，於他人之担負其責任，當欣然匡導之。思舉世之人，有一失學，即覺有虧於己；思己之所學，有一不傳，即覺有負於人。如是，始爲眞教師。

師弟相處，以德業之進修爲公共之目的，以切磋砥礪爲互助之活動。意志統一，情感融洽，絕無彼此之分，形骸之見，存於其中。觀子夏『禮後乎』之問，孔子『起予者商也』之應，其師弟間相處之和樂，眞蔑以加矣。世俗所謂師嚴則道尊者，乃謂有政權者當尊師耳，非就門弟子言之也。今人不見重於權貴，而欲見尊於生徒，陋矣！

顏淵死，孔子直認爲天喪予。蓋孔子與顏淵，其所擔承者，同此一物，其所懷抱者，同

此一志，孔子、顏淵，形爲兩人，而精神上則二而一矣。顏淵死，弘揚教化之生力減少，無異於喪失孔子之一體。故哭之慟而有視子猶父之言。

二 受教者論

教育之設施，以受教者之資質爲根據；教育之研究，以受教者之資質爲對象；皆至近代而始盛。然在古代已具其胚胎矣。柏拉圖謂人之心性有愛智尙武愛利之三型，因而社會可卽以構成哲人武士商人之三階級，此受教者資質研究之早見於古代希臘者也。孔子論吾人生質之語甚多，分述如次：

論性

性之善惡問題，自孟子以來，其說甚紛，其爭甚烈。孔子之言性，則殊不多見。貢大賢，已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治長〕性理精微，非淺學所及知，孔子罕言，殆因聖門教不躐等。而當是之時，世人於性，初無爭論，故亦不必剴切詳言。論語陽貨篇云：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驟視此文，似乎性是中立，無善無不善，亦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善與不善，其樞紐皆繫之於習。習者，學也。學於善則善，學於惡則惡。教育價值，因性中立說而益形擴大，宜可以令人滿意承受矣。然而世間教人爲惡者，固所在有之，特無人肯稱之爲教育家。

耳。凡爲教育家者，莫不教人爲善。教育家之教人爲善，果出於性乎？抑緣於習乎？若緣於習，則最初之教育家，又復何所因緣而習之乎？是故至少就最初之教育家言之，不得不謂其性爲善。教育家者，人也；故人性善。復次，就受教者言之，夫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是誠然矣。殊不知此可引而善之性，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世有善於訓練動物者，果能使動物知人之界與取捨之節乎？人性之善，正因其可引。換言之，正因其可習而遠也。焦循性善解云：「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可引者，可變性也，亦卽教育可能性也。人於萬物中，其教育可能性最大，人類所以能日進不已者，正以此也。此以教育可能性言人性善之說，認定『習相遠』卽人性善之證，因在禽獸則不能習相遠也。

李光地論語筍記云：「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

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窮本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似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此論謂性相近說，卽是性善說。蓋聖人與我同類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性之異於聖人乎？

就孔子教義之骨幹言之，其所持之性論，亦以性善說爲其當然之主張。蓋孔子教義之重心，全在學者之己身。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曰：「人不知，而不愠。」曰：「不怨天，不尤人。」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皆足見其教人爲學以修身成己，非爲貨利而學也，非爲聲聞而學也，非爲權勢而學也，非爲功業而學也。舉凡一切在外者，皆非其爲學之或動力之所在。故誘之以貨利不得，獎之以名譽不得，脅之以威勢不得——一切

牽人就己之術策統皆無所用之，教育家更復何所憑依乎？其所憑依者，亦惟有受教者內心上之固有動力而已。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置修學重心於學者己身之上者，類持性善之說。學之鵠的，在克盡其性；學之動力，亦發自本性。不似持性惡說者之挾外力以相驅策，用實利以相引誘。孔子立教，在教人立己以立人，達己以達人，實則無非所以成己者。其教義之重心，既在學者之己身，則其執持性善之說，要爲當然之關聯理論。其但言性相近者，因其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言性善。

個別差異

人類資質，其高低敏拙至不齊一，約而言之，可分三等。三等之界限，誠未可絕然劃分。但爲方便計，究可分爲三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淨氏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灑也

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而加之以中人，是資質之殊可分三等之說也。不曰上等人，下等人，而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明其間猶可施以類別，但亦不必類別之也。生而知之者，上智之資也；學而知之者，尋常資質也；困而知之者，魯鈍資質也；困而不學者，下愚之

資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資質雖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差別，而其終極之造就則可全無歧異。其不堪造就者，祇是既困於資質，又惰於努力者耳。孔子教人，不重生質之優異，而特重自身之奮進。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先進

子路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先進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然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路

柴愚直，參魯鈍，師便辟，少誠實，由粗俗強武，此孔子於弟子氣質之一種判斷也。子

夏與子張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故

孔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此又一判斷也。而於子張之便辟，少誠實，則迄無變更。閔子侍

側，闇闇中正，子路行行剛強，冉有，子貢，侃侃和樂。此門弟子個性之自然流露也。凡人賦

性，剛柔不一，惟各盡其性，斯各有所成，可同歸於善。中行之士，不激不迂，中道而立，最近於中庸者也。其次，狂者豪放，仰法至善，不顧時俗，強健有爲者也。狷者慎守大節，不肯同流合污，以取媚於世，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狂之至斯爲聖之任，狷之至，斯爲聖之清，而中行之士，則可幾於聖之時者也。孟子盡心下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今日士習，偏於陽剛者，則流於浮囂，偏於陰柔者，則習於油滑，狂狷已難得矣，教育寡效，又何怪乎！

氣質變異

吾人氣質，隨年齡境遇而屢有變更，是爲自然之事。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血氣未定，則

動而好色，是性慾發動之時代也。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鬥，是自尊心支配慾旺盛之時代也。血氣既衰，則氣餒而貪得，是貨財慾佔有慾發達之時代也。色、鬥、財，凡人易受其役，於此而能知戒，則是以志氣統帥血氣而不爲血氣所役矣。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澤淵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里仁

貧易習於詔，富易流於驕，生活境况之移人，大抵如是，惟有修養者始能無詔無驕，且進於樂而好禮也。小人困窮，則放溢爲非，亦境遇之移人也，惟君子乃能固守其窮，身困而心亨，無所怨尤。尋常人衆，久困則爲非，長樂則驕佚，既不可久處貧困，亦不可長處安富。故爲政須制民之產，俾有恆產，以仰事父母，俯蓄妻子。而又施之以教育，勿使逸居無教，以近於禽獸。凡此，皆足見境遇移人，不移者惟教育成熟之輩。爲政者知此，則必改善人民之境遇，而又有以教育之。

三 教材論

儒者以道藝教人，自修己之事以至於經世之術，無不在其講究之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其所學習者尤宜博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亦有同類之記載。據史記之文，是四科乃孔子平時所論列於四科弟子，各舉其才尤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列。今茲之討論，於德行一科當論之於討論訓育之時，請先就政事、言語、文學之三者而一述之。

政事

論語所記孔子與時人及門弟子論政之語甚多，茲舉數節以見孔子弟子之講習政事。至於孔子所持之爲政理法，則容待另述。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先道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先道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瀕淵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瀕淵。

子路專精軍政，故自言千乘之國，迫處於大國之間，加之以征伐不息，時則征討他國，時則他國來伐，大兵之後，更因之以凶年，然而由我治之，初及三年考績之期，即可使其民有勇而知義也。自分軍旅長才，故曾問孔子以夫子若爲三軍將，則當與誰同事。孔子答以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死而無悔之人，我不與之；我所與者，必臨事謹慎而善謀能決之人。孔子之論，雖意在稍抑子路，而軍事勝敗，首決於戰略之優劣，戰略之優劣定於謀慮之精粗。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確爲知兵之語。又謂『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爲此語時，孔子心目中，必有一七年計劃在也。衛靈公之問陣，當由於深知孔子之知兵。孔子之不答，殆因問兵而僅及乎陣，已足明其昧於兵要，未可與言兵；或則『子之所慎，齊戰疾』，不願輕言也。

冉有爲財政家，自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十之小國，由我治之，初及三年，可使人民財用充足，若禮樂之化，當留待君子。冉有理財，重在足民，當非不顧國民經濟之榮枯而祇知搜羅以供政費之儻。其爲季氏聚斂而附益之，當未至於大苦斯民，孔子之深惡而痛

絕之，或亦防微杜漸之意耳。足民之外，猶謂『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蓋知飽食煖衣之外，仍須施以禮樂之教化，始得謂爲優良之政治。

公西華志於禮樂，自謂諸侯會同於宗廟，而時其衣冠，則我可爲贊禮小相。公西華知禮，可爲外交家。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公治長

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並使民有共信。是三政者，本須兼籌並顧。而子貢乃假設一必不得已之境，以問其可去之先後，而闡明政事之緩急。兵爲國防之要，無兵可至亡國。食爲民生所繫，缺食必有餓殍。信爲凝聚要件，無信則有甲不能戰，有粟不得食。人民信任政府，則貧者不惱懼，富者願出所藏。何憂乎食之不足。人民信任政府，則戰守雖不足，避侵猶可圖，不患無復興之日。惟政府已使民不信任，斯乃亡而無可復矣。

子路衛君待子爲政之問，乃就實際問題而擬議其辦法。孔子正名之答，雖就當前問題說法，亦係根本原理之談。世間不正名號而能守實義以求治者，惟英人而已。其餘則名義所在，觀聽隨之，威令生焉。名不當實，則職不分明，事不當用。求牛名馬，求馬名牛，所求不得，因用威怒，而百官惶惑，庶事擾亂矣。禮以鞏固秩序，樂以感洽人情。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名不正，則政令脆弱，秩序動搖，人心莫知所向。強求安定，乃憑恃刑威。刑罰

既濫，官民恐懼，跼天踏地，無以自安，無所措立手足矣。名者，公衆視聽所集之標的也。標的正，循名責實，人民始知所趨避，而事功可成，秩序可定，人心可固，無所用其嚴刑濫罰矣。

冉有既庶既富之間，足明孔門師弟研究問題每每得一答案又求一問題，造一境界又懸一理想。以此研究學問，則層層窮追，不以淺薄而自足。以此處理事務，則精益求精，不以粗安而稍懈。至於富而後教，則是倉稟實可知禮義衣食足可知榮辱之意，自是爲政之當然步驟。不待唯物史觀昌熾，始知提倡生產。

訟政，本政治上一大事件，孔門亦講究之。子路篤信無留諾，能取信於人。季康子所謂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者是也。子路忠信感人，人信其所言必直，故於興訟之兩造，祇聽一造之辭，卽施以折斷，人亦不疑其誣枉。此言治獄之要領，在使人民信賴官府之正直。官府正直，單辭可以折獄，官府貪污，三審不足以解紛。僅於法律條文上求聽訟之樞紐者，可謂不揣其本矣。

孔子不以折獄爲尙，而以無訟爲鵠。訟起於私而不公，盛於詐而不實，能泯其私而去其詐，卽無訟矣。至於因見事不明而誤執一是之訟，則排解殊易，不難無訟矣。大學云：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非治獄者居心正直辦事精審不足以及之。訟獄之繁，起於官吏之偏私者半，起於官吏之粗疏者半。人見無情者可憐倖勝訴，於是人懷幸勝之心，而訟獄不勝其繁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喪亂之際，民失教養，輕慆犯法，乃政治之過咎。政府失職而待民以刑辟，且矜己之偵緝之能，是亦弋者觀禽鳥蹈入網羅而色喜之類耳。故謂爲『網民。』』治亂國用重典』之說興，民命早如草菅。『用恐怖壓伏恐怖』之論起，而枉殺竟成正典。人民直狗彘不如，於其死也，何哀憐之有！

言語

言語之事，統括外交辭命以及誓師之辭，祭祀之文，褒賞之語等等於其內，但以外交辭命爲最要。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可見言語以辭命爲要。蓋列國並立，其勢不能不重視外交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治長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濼
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公西華可與賓客言，賓客指他國來聘之諸侯及卿大夫，此所謂「言」當屬於外交辭令之類。是公西華嫻於外交辭令可知。先進篇「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公西華已自任以外交職能而無疑矣。史記弟子列傳謂宰我利口辨辭，子貢利口巧辭。左傳載子貢應對之辭尤備。例如哀公十二年吳徵會於衛，衛侯來，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誥曰：「寡君願俟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讐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執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謫悅，乃捨衛侯。史記有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亡吳，強晉霸越一節，雖未必可信，而子貢之善於辭令，要可想見。

『爲命』一節，明鄭人製作外交文書之慎重，蓋提示典型以詔告門徒俾知所取法也。

『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不能專對』兩節，皆明詩爲言語科之必修課程。誦詩與出使，其關係密切，何故乃爾？詩之於言，何故而具有如是之功用？或謂大夫受命出使，不受賓主對答之辭，辭期於順而悅，有可以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詩教溫柔敦厚，則出辭氣可遠暴慢而能順能悅矣。此說是也。然而出辭氣貴遠暴慢，凡人皆然，不必限於使臣。使臣宜熟於詩，當必別有其故。竊謂詩指陳往代政治之得失，各國風俗之隆污。熟習之者，於政俗清濁之因緣知所辨察，於各國風習之源流有所了解，故奉命所至，得以因宜遣辭，不慢不怯，言辭必有本源，方不至流爲浮辭。言辭必適情境，方不至陷於空闊。詩也者，一部歷代政治史也，一部比較風俗學也。外交人員而不曉各國之政治風俗，則亦譯人而已。此或言語之科必學乎詩之緣由歟？

文學 『文』爲孔門之所常言。如：『文，莫吾由人也，躬行君子，則未有得』

『天之未喪斯文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是也。文卽詩書六藝之文。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

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藝所以載道，故養以道，教以藝。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輕重，其知禮可知。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孔子又稱子夏可與言詩。儀禮中則有其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而公羊穀梁二子又皆出於其門。孔子亦曰：春秋屬商。子夏之博文可見。論語中關於易與書不甚多見。關於易者有：『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關於書者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易廣大悉備，每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易道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可與適道，可與知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變非學者所能驟及，故易不爲孔子所雅言乎？論語終以堯曰一篇自堯舜以迄於周初，嘉言善政，撮記略備。意者孔門師弟講論書教，所得精英，悉萃於此，錄爲終篇，以爲孔門政治信條，以明學之終鵠在於用世乎？論語書中，他處論古代史實者甚多，如：『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之類，殆皆爲商討書教者歟？不然，書爲孔子所雅言之，何記載寥寥也。

詩序云：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蓋思慮在心，形之於言，以抒其情懷。

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詩序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詩之旨趣，統歸於正也。』

詩有如何之功用乎？詩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詩教溫柔敦厚，自可篤善風習，而發於至情，動於至性，其入人也亦自易而深。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者，意志奮發也。詩本性情，吟咏之間，抑揚感歎，最易動人，欲興起初學者之志趣，而使其不能自己，實莫善於詩。觀者，觀風俗盛衰，學詩可以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史記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詩被管弦，故通詩必須知音。羣者，羣居相切磋，和而不流也。詩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而樂羣宜衆之德成。怨者，發爲怨刺而不流於忿怒也。時政有失，人民疾苦，不能無怨；人與人交，每

有牴牾，不能無怨；惟怨而出之以悱惻之情，運之以婉轉之辭，則不至激起戾氣，顛覆秩序，掀動殺機也。詩有興志氣，觀得失，凝羣集，洩怨氣之四大功用，近則可以事父，遠則可以事君，至於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以備飲食之宜，醫藥之施，自爲其餘事。此詩教之有益於立身處羣知世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詩可以觀政俗，知得失，故詩理可通政事，熟於詩者宜知治體也。詩教溫柔敦厚，出辭氣可遠暴慢，又加之熟悉各國政俗之源流，故宜有專對之能。此詩教之有益於政治外交之學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二南之詩，皆言夫婦之道，爲教化之始。福之興，本乎家室；道之衰，始於閭內。夫婦別而後父子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時或伯魚授室，故孔子特舉二南以訓之。歟？此詩教之有益於夫婦之間也。

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學詩能通達事理，陶淑心氣，而又益之以興比賦之修詞術，故能言。賦者，直陳時之

政教善惡也。比者，見時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也。興者，見時之美，嫌於諛媚，取善事以喻勸之也。言之多術，故不失其宜。

其次，禮亦爲孔子雅言之。禮者，說文云：履也。蓋卽行爲之準則也。無論一己之行爲，或國家之行爲，莫不有一定之準則，然後行爲關涉所及者，可以相安而相悅。論語云：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淵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爲政

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皆是孔子答顏淵之問，其所謂禮正是約制己身之種種準則。今之所謂規則者，屬之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尙文尙質，代有變異，各朝制度，損益不同。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孔子謂雖百世可知，意以爲此後百世尙可知。殷夏以來之禮也。此所謂禮，係指國家制度而言。今之所謂法制也。總言之，禮之爲物，或爲國家法制，或爲人間

交接之儀文，皆行爲公準也。禮之節文，隨時代地域而變異，有損有益有因者也。居今日而言古禮，當究其宜損者安在，宜益者安在，宜不損不益即所謂因者又安在。至於禮之本質，則亙古長存，未嘗有變。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循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循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湯濱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連江

以上各節，皆足見禮於節文以外，猶有其本質焉。本質與節文相較，則節文次要矣。林放問禮之本，自係指一切禮之本而言。孔子所答，『禮』與『喪』對言，則『禮』係指喪禮以外之賓嘉諸禮而論。禮貴得中，不可多，不可寡，唯其稱。或豐或殺，即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失諸過中者，其弊爲詐僞，文勝者也。失諸不及中者，其弊爲野蕩，質勝者也。有若鄉下人與城內人之禮節然。奢易皆過於文，儉戚皆不及而質。凡禮有質無文，不失本意，文勝質泯，裝飾而已。故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

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

『繪事後素，』或謂素爲白彩，繪事後加素，喻美質須禮以成之；或謂素爲粉地，繪畫之事，後於素功，喻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兩說雖有出入，而禮文必須具有美質，則無疑議。由前之說，美質之成，有待於禮，由後之說，禮文之飾，須先有美質。美質同爲禮之本也。人情澆漓，而徒以飾貌爲禮者，非徒飾貌可惡，情漓尤可惡也。

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拜跪；和親之悅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使人忘我，禮使人敬人。和爲樂本，敬爲禮本。禮主於敬，故其見於外者爲秩序節度。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處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可見禮之本質爲敬爲序。

讓者，禮之實用；禮者，讓之節文。人生而有欲，有欲不能無爭，爭須裁制之以公共準

則。故用禮以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咸歸於中和。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人皆有支配之慾，故生凌轢傲慢之病，教以循禮尊人而習於遜讓，然後可以約制己身之暴慢而感召他人之和意。故讓德可貴。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吾人觀於世之爭奪政權，父子兄弟相殺而至於塗炭生靈者，然後知禮讓之不可無。若夫以讓蔑義，長他人之暴，而失己之正，則咎在於不知守禮，讓而踰乎人已權界，有類於『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愆。』

復次，禮之功用，前文已兼及之矣，茲更一明之。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泰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愆；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里仁

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故曰：立於禮。

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不守準則，皆不可行。恭敬不中禮，不爲便佞，卽感勞苦，謹慎不中禮，則流於畏葸，失其正直。勇敢不中禮，則流於亂悖，而矜己凌人。坦直不中禮，則流於急切，不能從容中節。蓋禮爲依據人情本諸理性之所制定，又經長久之時日，受多數人之考慮，始能流行於世，比較個人之智慮，一時之衝動，自爲穩妥周詳而適合於事理。個人持身，切不可輕棄公共準則。

禮主於讓，以和爲貴。和是禮中所有，行禮以和爲尙。說文：「和，相應也。」在己爲剛柔得中，對人爲彼此調適。故行禮能安己樂羣。先聖制禮，其妙在和。自朝廷尊卑上下之序，聘享盟會之儀，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事，無小無大，莫不有禮以節之。人但循禮，不知用和，則呆板疏漠，無以融洽人我，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也。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則玩怠之意生，侵越之弊起，失在於寡敬。禮本所以保持人己之分界，故主敬主讓；人己之分界過明，則疏離不親，羣居失其樂意，故禮之施行，又貴於和，敬與讓皆所以求人羣之和者也。能以禮讓爲國，則上下和，民人和，意

志齊一，秩序安定矣。以鬥爭爲國，必始於枕陸，縱得苟安，亦不過脅以威勢，而怨氣潛滋，終有爆發之一日。

總之，禮者，公共之準則，所以明分際，定權界，抑己而不屈己，尊人而不受侵，人羣由是而安，秩序由是而定。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荀子云：『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荀子依唯物論以闡明禮之功用，甚爲淺顯易解，惟不及曲禮之周密耳。

其次，樂亦爲孔門之所常習。『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皆爲弟子習樂之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樂之至於斯也！』『子謂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皆爲孔子嗜樂知樂之證。『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孔子又嘗修樂。至於樂之教育價值，則孔子有云：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詩以發志，禮以立身，樂以治性。學者怡養性情，蕩滌邪穢，以至於仁精義熟，從容中道者，必於樂得之。故曰：成於樂。樂起於心與物之交感之中。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惝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云聲調隨作樂者之心態而異。荀子曰：『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此言樂能轉移人民之性情也。蓋自人格教育之見地觀之，言語之教其效殊寡，有效工具，實爲禮樂。禮以直外，而養其良習；樂以和內，而長其善性。就今日學校科目言之，則樂歌體操，儀式，以及生活規則，其中皆有禮樂也。自知識教育過於爲人所重視，而是等科目之價值乃日益不明。

其次，射御亦爲孔門之學習科目。論語有云：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澤

子適衛，冉有僕。子路

樊遲御。爲政

樊遲之御，冉有之僕，皆足證明孔門弟子之習於射御。禮內則謂：年十五學射御，射之與御，相關而不可離之二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於射御之中而單取執御者，御事較射藝爲易，於六藝中爲卑也。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足證御於六藝爲卑。孟子云：『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據此文，足見御之良拙大有關於射之得失，而御事亦自有其法則，王良不願爲嬖奚御，正因依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意者古代射御之教學，當如現代軍校教育有學科術科之分別。

然。學科講明理法，教室課業也；術科練習技能，操場課業也。學與術並重，故既明其理，又習其法也。

人有血氣，皆有好勝上人之意，故爭。君子守禮，恭敬遜讓，尊人自抑，以期無違軌範，故無所爭。其求勝之意，惟於射見之。射者，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禮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射可以觀德，不中嫌於不肖，故君子求中，求中即是求為賢者。己之中無碍於人之中，己之賢無碍於人之賢，異於妨人以伸己之爭奪也。揖讓而升，下而飲，爭勝之時，周旋動止，又恪守禮法，不求倖勝，不生嫉忌，故曰：其爭也君子。今之所謂『運動員精神』者，要以恪守規則表現自己之能力而不嫉忌他人之成功為其精神耳。

射者棲皮為鵠。古禮射必三次，始取能射而已，中須中鵠，終則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與鼓節相應，不待中為雋也。三射祇第二次射主於中鵠。春秋之末，兵爭不息，僅以主皮為重，不復置重容體之比於禮，節之比於樂，故孔子歎之，以為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因力有強弱不同，尚力之射惟主皮之射為然，非一切射皆主皮尚力也。或謂主皮為貫穿皮鵠之意。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因人之力有強弱之等不

同也。二說於主皮之解釋，雖出入甚大，而謂不以同一功能責諸強弱不同之人，則甚相符合也。祇問成績之高下，不問生來能力之大小，乃世俗之陋見，無當於教育真諦。教育以人各表現其最善而最大者爲其職志，無取於斥鷃之笑鷓鴣，亦無須責斥鷃以效法鷓鴣也。

以上言詩、書、禮、樂、射、御諸課目，要皆可納於文學之內，惟未及書數。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是六藝中之書數已於童年學習之。又射御爲技藝課目，意在初級課程之列，從孔子游者，率已年長，或者孔子未嘗親教之，故論語少所記載。

右所言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祇以表示門弟子之所特長，非謂孔門有四科編制一如今日大學中之院系組織也。

此外，稼穡之教學，在孔門教育中，亦爲有待探討之一問題。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汗露

孔子答冉有於既庶之後必加以富之，稼穡之學爲足民之務，孔子當不非視之，且

孔子嘗爲乘田委吏，以至於會計當牛羊蕃矣，亦不至有輕視民食之理。意者樊遲之請學稼，殆有如子貢之貨殖然。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子貢之貨殖，與顏淵之『屢空』對舉，則謂子貢不安於貧窮，其意似甚顯然。樊遲請學稼圃，或亦自食其力之意歟！孔子呼爲小人，殆係責其留意於潔身之務，而不經心於安民治世之道。存心濟世者，當志於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長沮、桀溺耦而耕，避世潔身，自食其力。樊遲性近沈潛，欲學稼學圃，或有遁世之意，亦未可知。孔子告以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云云，意者係告以世事不無辦法，不必作遁世逃農自潔其身之想也。包咸註謂遲將用稼以教民，毛奇齡謂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皆先得我心者。

孔子於稼於圃，僅言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足見於農圃之事並非一無所知，祇是經驗之切實與技能之熟練，或真不如老農老圃耳。在孔子之時，農業經營全憑經驗，技術知能，尙甚譴陋，實無勤討久研之價值。執今日之農學觀念以責孔子之不講論農學，是爲時代錯誤的議論。

四 教學法論

孔子之講學態度，虛懷若谷，不傲慢，不武斷，受其薰炙者，類多思想活潑，源泉滾滾，自在流行。各弟子皆本其固有之智慧發爲獨立的思索，形成一己的議論，初不如他種宗教門徒率以教主之思想爲思想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極不贊成之意，溢於言表。而子路竟提出其所持之原則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於子路所提出之原則，初不斥其無理而否認之，祇以子羔學無成就而『卽事以學』之原則尙不能適用，子路貿然援引以資搪塞，殊嫌文不對題，故責以佞而不斥其議論之非是。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於弟子之獲有心得，輒表示極大之愉快而獎進之，有如此者。見解錯誤，則予以指正；見解正當，則施以誘掖。故不但孔子無所隱於門弟子，門弟子蓋亦無所隱於孔子也。教育方法本爲教育家精神之所流露。教育家具如何之精神，卽必創爲如何之方法。有蘇格拉底之愛智精神，當然卽有蘇格拉底的知識產婆術。有中世紀之尊崇權

威之精神，當然即有猛厲灌注之教學方法。有孔子之精神，當然即有孔子之教育方法。孔子者，一好學不倦之人也，一思索不懈之人也，一富於獨立判斷性之人也，一富於對人同情心之人也，一熱心濟世不辭勞苦之人也，一担当文化綿延之責任而絲毫無所游移之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非好學不倦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非思索不懈乎？『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非富於獨立判斷性乎？『於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狎必變，』非富於同情心乎？『知其不可而爲之，』周游列國，席不暇暖，非熱心濟世乎？總之，孔子之爲人，活氣蓬勃，態度溫良，如日月之運行不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能想像其氣象，始能了解其方法。

自動原理

從學於大宗師，大宗師氣象萬千，崇高峻偉，從學者之意志易爲其所壓倒，乃自然之勢也。以子貢之天資高超，且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顏子造詣之卓越，且歎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檀弓載：『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孔門弟子，一言一行，皆效法其師，於此可見。但孔子則不以爲然，而極

力提倡自動精神。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達

孔子希望門弟子獨立思維，各有己見可持，而不盲從其師，可謂情溢乎辭矣。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天道無聲無臭，不爲而物成。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收冬藏，百物以成。四時代御，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天之所事而見其功。孔子法天。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見天之健，欲學者法之以自強。門弟子依他力以爲學，事事惟師言之是守，孔子懼其忘本，不知反求諸己。循旨傳辭，勢必至於繁瑣，而不可勝馭。抱殘守闕，勢必至於停滯，而無復進益。故欲無言。子貢『何述』之對，正明弟子之依仗師力。學不能無仗於師，勢也，師之必要而可貴，宜也。然教育之目的在不施教育，教師之成功在無所用於教師。真正之教育與夫教育之最後階段，皆爲自己教育。孔子之意，實欲弟子爲學，由依仗他力進而依仗自力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

朱子集注謂：『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深得孔子教人自學之旨。

興趣原理

自動必生於興趣，不感興趣，鮮不唾棄之者。孔子主自動，故亦重興

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澤淵

朱子集注謂：『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此解深得興趣原理之真諦。蓋興趣產生於努力，而興趣亦足以產生努力也。興趣乃學者對於所學材料感覺關切之意，『喜悅』二字，不足以註釋之。然而興趣雖不必即是喜悅，但喜悅之中必然含有興趣。吾人尋繹一種困難問題，在尋繹之時，心情十分緊張，但饒有滋味，一經尋繹成功，則樂意油然而生。故云：學不至於樂境，不足謂為實學。學有心得，必然發生樂意，既生樂意，自又學而不厭。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

包咸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此言三者造詣之深淺

也。然而何謂『知之』，何謂『好之』，又何謂『樂之』乎？朱子集注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此說於知、好、樂之區別，已大體完備。試取譬以明之。魚鱸美味也。貧民知有此味而未曾試之，且亦知其非已所能試，而無意試之，故僅爲知有此味而已。寒士知魚鱸爲美味，且欲多方設法一嗜之，偶一嗜之，又欲頻頻嗜之，是爲好之，所謂『好而未得』，或得而未足以快意也。膏粱之輩，魚鱸等於常餐，於其品之高低，味之良窳，皆賞鑑準確，不爽粒黍，隨時置備珍品以供取求，所謂有所得而樂之者是也。未讀書而尊重學人之農夫，知學者也；讀書未成而送子弟入學之父兄，好學者也；手不釋卷而不求聞達之書生，樂學者也。知之者，知其有價值而已；好之者，好其價值之備於己身也；樂之者，喜其價值已備於己身而更欲增益之也。

孔子於美德，多謙退不當；惟於好學不厭，誨人不倦，則常常自承不避。好學，所以增益己之德智，義不可避；誨人，所以增益人之德智，亦義所當爲。人人好學而肯誨人，則文化昌明社會進步。惟於門弟子中，僅許顏淵以好學，其餘皆弗之許。意者孔子之所謂好學者，係指爲學問而好學問，別無名譽祿位之求以言之歟？果然，則是以學問興趣爲一

種目的興趣矣。今日欲人於學問具有工具性的興趣已難見矣，教學之難見效果，又何怪乎？

個性原理

學既宜發於內心的要求，故教須合於學者之個性。孔子教人，雖樹立一定之模型，然而於其表現之形態，則絕不強求一致。指導門弟子，無時不針對各人之個性以立言。論語爲政篇彙載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之問孝，而所答各不相同。顏淵篇彙載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而所答亦復各殊。孔子之答問，蓋往往如此。論語曾明記其如此之原由。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

學記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學貴變化氣質。子路有聞卽行，或因急遽而不合於義理，故孔子抑之。冉有曾言悅孔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孔子慮其逡巡畏縮，爲之不勇，故特促進之。有公西之問，而孔子之用意大明。孔子之針對個性，又非將順個性而視之爲神聖者，凡以求合於中道，符於義理而已。此言個性者所不當忽。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道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孔子抑其過者，引其不及者，使歸於中道。禮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可見氣質之差，皆當納於準則之中。個性乃教育之起點而非教育之終點。視個性爲教育終點者誤，不以個性爲教育起點者亦誤。知此，則言個性而不至失於放僻，言整齊亦不至流於機械。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灌池

此亦孔子自言其因材施教之理由者。所謂『可以』『不可以』者，有兩種含義。一爲學者能否接受領悟，中人以上，語之以上，能接受領悟；中人以下，語之以上，則不能接受領悟。二爲或生其他之障害，如躓等躁進，逞談高遠而不肯切問近思之類是也。

教法欲適合個性，則於學生之個性，必須詳爲觀察。孔子於此，極端留意。論語有下列之記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先道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治長

子曰：枵也慾焉得剛。公治長

柴也愚章，先儒有謂章首脫『子曰』二字者。有謂本不畧『子曰』二字者，然率認爲孔子所論。要可認爲孔子觀察諸人個性之斷語。至於子貢之不如顏子，與夫申枵之多慾，亦非觀察有素，思慮精審，不能或則深許以見其契合之情，或則堅拒以明其不然之意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爲政

此孔子自言其觀人之法也。常視曰『視』；非常曰『觀』；『察』之義爲覆審；三字以深淺次第爲義。『以』用也，爲也。『視其所以』者，視其所爲之事也。『由』經也。『觀其所由』者，觀其從來所經歷之事也。『安』意之所止也。『察其所安』者，察其意之所止而樂焉者也。先視其當前之行爲，次視其素來之行爲，更察其心意之所安習，經如是之三重步驟，孰得而隱匿其真情哉？此三層方法，皆極具體，即在今日，依然爲考察個性之健全方法。

學生個性，可於談話中得之。孔門師弟交談，皆極坦白誠摯，各自流露其個性。孔子

尤喜引導門徒，使各言其志。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進

此章所記，不但見二三子所志之殊，而其態度辭氣之間，亦各充分表現其性格。其理想之差異，姑不論。祇看『率爾而對』四字及『攝乎……，加之……，因之……，且知方也』諸句之辭氣，即知子路之爲人具有如何之擔當力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一語，足見冉有之不敢強不知以爲知。『非曰能之，願學焉』相而特指曰『小』，凡以見公西華之遜讓。『鼓瑟希，鏗爾』、『異乎三子者之撰』，足見曾皙之悠然自得胸襟瀟灑。吾人從字裏行間，猶可想見二三子者當時之氣象，况當時相與交接者乎？自班級

教學之法行，教育爲經濟所支配，於大批製造之下，學生個性乃大率湮沒矣。

學與思

學有求知與力行二義，前已言之矣。說文云：數覺悟也。白虎通辟雍篇

云：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皆求知之義也。論語朱子集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學之所爲，乃可以明善效，力行之事也。孔子稱顏淵好學，而歷數其不遷怒，不貳過。不遷怒，不貳過，皆力行之事也。檀弓記『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此以效法孔子爲嗜學，尤足見學含力行之義。求知多藉學習古代遺文。禮記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皆學古代遺文也。古代遺文，爲前人經驗之所集結。力行，則將他人所言之義施之於己身，個人經驗之體現也。故學之兩種意義，皆含有訴諸經驗之意旨存焉。

思者，反復尋繹之謂也。『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衛靈公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曰：「熟」曰：「審」皆反復尋繹之意也。

孔子重視思，於此所引用之句，已足以見之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

『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篤志固執而

不變也。』可與權，』能權輕重，知時措之宜也。人有雖學而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是以能權始能制行。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權卽思也。人必能獨立思維，然後能精義入微，取捨咸宜。思於爲學治事，皆極重要。

至於思之方法，又當何如乎？論語子罕篇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集解謂『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是謂思當思其反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熟能知之？』此說闡明『思反』之義，甚爲顯然。經者，正也；反經者，正之反也；反經適義者，合也。思當思其反，卽正——反——合之辯證法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汗澤

叩兩端而竭焉，卽反詰正反兩端而窮追之也。大類於蘇格拉底之知識產婆術，惜其詳莫得而考焉。焦循論語補疏云：「兩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所疑，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是故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詭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兩端，一正一反也；中則合也；叩兩端而竭之，窮究正反以求合也。正反合之法，不僅適用於思維，而思維則必用之。吾人之思維，大率於一問題，先提出一假設的解答法，是爲正端；次提出反對的論點以勘驗之，是爲反端；勘驗之後，又提出一修正的解答法，是爲合端，或名爲中。更卽此合端，又提出反對之論點，以求其中。如是反復演進，直至無可駁詰，無可修正，始確立不移。圖示如下：

假設(正)

駁論(反)

結論(合,中)

新假設(正)

新駁論(反)

新結論(合,中)

觀上所論，孔子所用之『叩竭法』、『思反法』，甚類今之所謂辯證法，似甚顯然。惟程子非難反經合道之說，而謂權只是經。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祇是變通以求善耳，謂爲經常之義，亦無不可。經猶原則，權猶例外，例外自有例外之條件，而例外之所求，自亦不背於原則之所求也。『偏其反而』，朱子集注謂『反』當與翻同，言華之動搖也。依是，則華之動搖，當係比狀思之往復。雖不如前說之明確，要亦足以見尋思反復之狀況也。

孔子不專教人以思，於思在爲學上之有限價值，甚爲了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

思必輔之以學，孔子已現身說法，垂語教人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

學與思，並用則相得益彰，獨行則各有其害。包咸曰：學不思尋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朱子云：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不思則無得，乃一定之理，不能用思，雖讀書萬卷，猶未讀也。學之爲義，包說似偏重求知，而朱說則直指習事。事之所歷，爲個人之經驗，書之所載，爲前人之經驗。逞思而不範圍之以人事之經驗，則可以趨於高遠廣漠，不知所屆，其害實足危身禍國，不僅徒使人精神疲勞已也。經驗爲思想之資料，自身之經驗爲了解他人經驗之資本，無資本不能獲取子息，無經驗不能獲取新知。故朱子以習事爲學之說，更較深厚。學有求知力行二義，前已言之，朱子之說，亦非無據。

努力原理

無論天資如何高超，一人之成就終視其努力如何以爲斷。苟志氣衰頹，縱令稟賦優異，亦無足觀。所謂自暴自棄者，不足以與言與爲是也。縱令資質鈍滯，苟志向堅定，亦終得有成。曾參質魯，得聞至道，是其證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季氏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理仁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禮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不得不廢。如是而謂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則畫矣。『畫』界也，喻有所界限而不肯前進也。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何患乎力之不足，以資質魯鈍自諉者，自飾之辭耳。

說文：『憤』懣也。方言：『非』怒悵也。『非』與『悱』同。朱子集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心憤憤口悱悱，是已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未達其辭，然後啟發而爲之說之。物有四隅，理有同類，舉其一端而不類推其餘，則不復教。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程子

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凡有教學經驗者，當莫不深知此語之真切。大匠能予人規矩而不能使人巧，學者不勤學而徒責師之不善教，冤矣！

孔子天資異常，且祇以『敏求』自承。『敏』者，勉也；言黽勉以求之也。求學祕訣，無論學做人或求有知，皆一『勤』字而已。欲有知識而不勤於學，是猶不舉足而欲致千里也。

羣學原理

人爲社會動物，故學者當樂羣。朋友爲五倫之一，不但爲人生之所必要，且德業亦因之而相益。學而一篇爲論語之首篇，學而一章又爲論語之首章。先言『學而時習之』，自學也；繼言『有朋自遠方來』，共學也。一鄉之善士，友一鄉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有朋友自遠方來，既爲自身學成之驗，又得理智上的同情以相悅，而講習之益復彼此共之。此羣學之價值，而論語之首章即明言之之微意，所在歟！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連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汙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注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

樂多賢友，益矣。注

以上各條，言朋友之利益，與攻錯之必要。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有德則同類相應，以增益其德。故有德必不孤，修德亦必有輔。『以友輔仁』，明成己之仁，有待於朋友之切磋，而朋友之價值亦在於互成其仁也。『以文會友』者，明會合朋友時之所事事在於講習詩書禮樂諸遺文，不同於小人之羣居爲不善。見賢，思與賢者等，見不賢，察己得無同然，明處友時資於人以自修之方也。『三人行，必有我師』，所以廣交游之益，明擇善無方也。『忠告而善道之』，朋友責善之道也。導之不從，則止不復言，所以全交誼，亦所以待其自悟，勿令惱羞成怒也。至於擇友之標準，亦復頻言及之。

無友不如己者。注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注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世人多喜子張高廣之論，而非子夏篤實之說。實則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處者也；勢且扶人不暇，將誰輔我哉？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必與賢於己者處。』嫉善而喜暱不能，人情大抵乃爾。『無友不如己者。』實所以針砭人情之所短也。直諒多聞爲益友，便辟善柔便佞爲損友，理甚顯然。然而明知其益而不肯友，明知其損而不肯遠，乃人情之所常然，誠堪婉惜者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倍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學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洗滌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公治長

子夏節，見孔子之受起助於門人。子貢節，見孔門師弟之切磋商討。回也節，見孔子望助於弟子之心切。顏淵節，見孔門師弟之互詰所懷而共相參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渾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灑淵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灑淵

右三條，或見孔門弟子之共商師說，或見門弟子之共談自身問題，皆羣學之大義也。

五 訓育論

孔子之偉大，在其感化力之雄厚，一言一動，皆足予門人以絕大之影響。其語默動靜，千姿萬態，因人而異，因時而異，不可以一格論。然而其感染門徒之方式，終有軌則之可尋。

訓練階段

古者訓育子弟，率分爲兩大階段，所謂小學之教與大學之教是也。孔門訓練，多爲高級訓練，但下級訓練之跡象，亦可得而見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爲聖人乎！』
汗張

子游譏子夏之教爲捨本逐末，子夏答以學當有次，小事大道，深淺不同，教之先後，自當有別；至於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少年訓練，以養成良好習慣爲要義。而言語容貌，勤勞皆爲習慣上最要之項目。今之少年，類多性格怠惰，言語生硬，容貌傲慢，立身處世之基

本大壞。曲禮、少儀、內則之精義不明，殊可慨歎！

子夏問孝。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漢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漢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漢

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所以養成耐勞之習慣也。有酒食，先生饌，遜也，所以養成節制自己之性格也。子夏篤實，而精進之意或不勇猛，故孔子警之以僅能如此猶未足爲孝。實則勤以持己，遜以處人，爲人生必須具有之性格，特不可止於是耳。

禮，童子坐當隅坐，不得居於中位，行當隨行，不得與成人並。闕黨童子居成人位，與先生並行，意態驕盈，決無求益之用心，亦無受益之可能。不謙，則人不教之；不虛，則己不能受之。少年習於傲慢，成就斯可知矣。

曾子病甚，以將死之情態發最後之忠告，其所縷述者不出容貌、顏色、辭氣之準則，

則三者之不可踰越禮法，亦可知矣。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指容貌，溫指顏色，厲指辭氣，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一定之次序也。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蓋此三者爲傳達情意之直接媒介，捨此不教練，尙何所施其教練哉？

上言童子之修養，末也；次言成人之修養，本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末後本，必然之理也。但本末又不可截然分爲兩事，實踐乎末，本即在其中矣。童子習慣純正，俟理智發達時，再闡明其所以然，則循理自易，理論不至懸空，行爲不至機械。程子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實爲的當之論。

成人之修養階段，可分爲士與君子與聖人之三段。聖人，孔子不居，一虛懸之最高理想也，故不論，請論士君子。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渾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濼澗

士志仁義，以濟民爲己任，倘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則貪求伎害之心，必不能免，

何足與言仁義。又或繫戀所居，耽樂是從，則必偷安苟活而無意人世，不足以云担当大任矣。處物質主義昌熾之時代，學者每不願聞此。須知生活固須有一定的最低條件，而超於此最低條件以上，則當解放精神，葆其自由，勿令爲物質所奴服。不然，物質慾猖獗，精神生活必然萎縮。且即在所謂最低條件者，就合理的觀點言之，自以保持身體健康爲其原則，少年教育，於此尤不可忽。但古代學人，於此最低條件，低之而又低，初無損於其成就者，比比皆是。如顏子之陋巷簞食，佛徒之跣足乞食是。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子貢問曰：何如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路

朋友以義合，當切磋相正；兄弟以恩合，當怡怡和順。孔子告子路，語止於此，雖不足以盡士之本義，然而處朋友兄弟之道則備於是矣。觀子貢與孔子之問答，知士之境界，又各有不同。『行己有恥』者，志有所不屑爲也；『不辱君命』者，材足爲國宣力也。有自守之操，而又具報國之材，允爲士之上選。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愛敬之行，著於一鄉，必不破壞秩序，犯法悖理。故亦可爲士之次乘。社會以安定爲要，人羣以和順爲貴，人人能有孝弟之行，愛敬之心，則社會安，人羣和矣。今人喜言革命言鬥爭，因而惡言孝弟，殊不知革命鬥爭，祇是應急藥劑，不可用作家常便飯。人生日常所需，終在於安定和順也。言必信，行必果，悻悻然以一節自守，誠然有時難免違背大義；然而居於翻覆成風，致令人無可信，亦無所信之時代，則知孔子之所謂小人，亦殊不易多覩；故亦得爲士之次乘。曾子論士，係就其總義而言之。仁者，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也。仁爲性之德，己所自有，不肯喪亡，卽當引爲己任，且終身引爲己任，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故非寬弘不足以廣容納，而盡仁之量，非強毅不足以徹始終而久仁之行。子張論士，特指四種大節而言之。見危致命者，臨難毋苟免也；見得思義者，臨財毋苟得也；祭思敬則怠慢去，喪思哀則澆薄除。平時則愛敬持身，廉潔自守，遇難則不愛其身，捨生取義。如斯人者，綦可懷也。

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是君子比聖人爲卑近，但孔子亦不以君子自居。述而篇云：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憲問篇云：『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孔子雖不以君子自居，但於他人，則不吝許以君子。公冶長篇云：『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可見君子之境，究易達到。

君子有兩義，一爲在位之統治階級，如前所引『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疏家卽有謂爲歎世無明君者。意者古代稱『君子』，殆猶晚近之稱『大人』歟？然論語中之『君子』，實不盡指統治階級而言，如『魯無君子者』，『決不能解作魯無統治之人。』又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此所謂君子，當然係指安貧力學之人。『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所致力者爲德業，故謂君子爲有德者之稱。君子致學之目的爲經世安民，故統治爲君子志向之所在。君子兼含學者與治者之二義，殆與後世呼讀書人爲『相公』相似也。以今語釋之，則君子者，『領袖人物』耳。領袖人物，必須修養豐富，不泥於一技一能。故曰：『君子不器。』

論語言君子者多及三十處，君子究爲如何之人物乎？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

上一節言君子之總義。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湏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湏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湯

上三節言君子之尙義。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湏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陽貨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湏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一駟不

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湏

上五節言君子之行禮。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衛靈公

上三節言君子之遜讓。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

上一節言君子之信。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澁淵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澁淵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澁淵

子曰：君曰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衛靈公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

上五節言君子之處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澁淵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澁淵

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澁淵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泰伯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子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

上七節言君子之立言任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理仁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顏淵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

上四節言君子之胸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堯曰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

聖人之言。季氏

上二節言君子之知命。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

上二節言君子之處窮。

綜觀右之所云，於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可得其恍忽矣。大抵君子爲理想的人格，與仁者之涵義略相同。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答子路君子之問，終之以『修己以安百姓』而論定爲堯舜其猶病之，答子貢之問仁，亦以博施濟衆爲堯舜所猶病，且謂能如是者必爲聖人，足見君子，仁者，聖人之三者，在終極上似無甚差異。惟君子一名之所指者差可略爲低下，故常以君子爲修養之目標。餘如既謂『君子不憂不懼』，又謂『仁者不憂』，又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皆仁者與君子不能截然分別之證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爲君子不必卽是仁者之證。

訓育目標 『士』與『君子』乃具體的綜合的目標。其抽象的分析的目標，

亦可得而言。

義利 義利之別，爲學者首要關頭。

見義不爲，無勇也。爲

見得思義。子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述而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述而

『義』『利』爲對待之辭。利主貨財而言，但不盡指財貨。凡排拒他人由己專佔者，皆利也。凡合於一定準則，人我所應共由者，皆義也。揆之準則，當爲而不爲，是爲無勇。見有利益，當思是否合於準則。準則，在古爲禮，在今爲法律道德。不合法律道德，雖富且貴，亦無足尊榮。君子宅心正大，故知義；小人心志卑陋，祇知利。依利而行，顧己而不慮人，怨者必多，失其公平也。

忠恕 『忠』『恕』相待而相關之辭。『忠』就律己言，『恕』就待人言。

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學而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仁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公治長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忠』者，實也，大學所謂誠意勿自欺也。如何方爲實，方爲勿自欺？必須竭盡己身之心思德性而後可。實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以實心事之，亦謂之忠。『恕』者，以己量人之謂也。中庸引孔子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最能表現恕道之特色，但不足以盡恕道之全體。理有隱晦難明者，從反面解釋之，固學人之所常爲，亦無可如何者也。曰：『所求……以事……；』曰：『所求……先施……；』恕道之不限於消極行爲可知矣。朱子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最爲簡賅。非忠無由恕，非恕亦不成其忠。己有欲，人亦有欲；己有能，人亦有能。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人之量，有容人之量，則各得其欲，各竭其能。『鳶飛在天，魚躍於淵』，平等自由之世界，即實現於眼前。

矣。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則人失其善而我喪其誠。故忠恕祇是一理之兩面。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忠也；成物，亦忠也。忠實待恕而全，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人，達人，恕也；立己，達己，亦恕之所由生也。子文之行，忠矣；而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又何嘗非恕乎？接人處事，終身以己量人，則純然公心用事，絕無一毫私意之流行，縱有不當，亦可告無愧而見諒於人矣。

孝弟

孝弟主於愛敬，愛爲人羣之所由而凝聚，敬爲社會之所由而安定。世間聖哲，無不教人以愛人者。然愛人之故或易明，而愛人之習則難成。聖哲中有知從行爲上養成人人之愛敬之習慣者，則孔子是也。其所以養成之之方法，則孝弟是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澤而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漆伯

『仁』者何？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人爲『仁』。本訓說文：仁从二人，會意。言己與

人相親愛也。求生爲人類之大慾，人無不求生者。何如始可以生存乎？必與人共存而後可，獨人決不能生存。何如斯可以共存乎？必與人相愛敬而後可，相仇恨侵凌，乃求死求亂之道。欲人相愛敬而勿相仇恨侵凌，其道又將安出？或則動之以天志神意，如墨子與基督教之所云者是。或則曉之以無人相無我相，如佛教之所云者是。或則示之以人羣之聯帶關係，休戚之互相影響，如社會科學家之所爲者是。而孔子則從教育之觀點，求出一培養愛敬習性之方法，卽孝弟是也。子愛利親，謂之孝；弟敬愛兄，謂之悌。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孝弟本人所自有，於子弟之少小時代，因其天性之未漓而教導之，以培養其愛敬之習性，庶幾入世以後，不至有狼毒乖戾之行。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卽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之意也。凡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惡，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明乎此，始知孝弟之教行乎宗族，而敬愛之效收於人羣。果人類欲長相斲殺則已；不然，則長養其愛敬之心，以便利其同存之行，孝弟之教，甯非一有力之動力乎？論語言孝之處多甚，右所引三節，皆言孝之遠大作用者也。不悉其理，不足與論孝道。

剛毅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蓋便僻善柔，孔子之所深惡；中道而廢，亦孔子之所嚴斥。德業事功，微剛毅皆無可成。孔子於剛毅之教，蓋三致意焉。

見危授命。憲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

子曰：君子固窮。衛靈公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臨難毋免，威武不屈，貧賤不移，非剛毅者其孰能之。人生憂患，莫大於死，能不搖於死，斯能自立不移。孔子於生死關頭，處之泰然，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門弟子中，顏淵最似孔子。『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先進顏子於生死關頭，進出自由之神態，躍然紙上矣。其次爲子路。子路爲衛孔悝邑宰，衛亂，太子蒯聵入孔悝家，強盟孔悝，劫之登臺，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子路聞亂，將入，遇子羔，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

子曰：『是公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傳哀十五年）子路之風度，後世文人，偶有及之者，而多數則接近於曾子之謹慎。貞固自守之意多而發揚蹈厲之氣少。

遜讓 人皆有所求，所求同為一物而無以均足之，則爭，爭而不已，則亂。故讓為美德之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泰伯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禮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然射乎？公輸若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

天下者，權勢尊榮之所在也，豪強之夫，莫不欲之。欲之者衆，故爭。爭之烈則亂，作而生民塗炭矣。夷齊讓國，孔子美之；泰伯讓國，孔子美之；周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

孔子亦美之。所以明權位之不可爭，尤以見有其勢力或機遇而竟能不爭之爲尤難也。治國者能導人以節情修義，不相侵越，則國家之治有何難乎？反是，權勢是貴，爭奪是尙，欲民之安，其何從乎？君子所不讓者，射而已，當仁而已。射以觀德，仁以濟人，皆己所應行而又無礙於人者，如欲相勝，則宜反求諸己，己之奮進無礙於人之奮進，不類權位之不能爲二人以上所共有也。故於有排他性者宜讓，無排他性而爲己所應爲者不宜讓；界限不明人執一辭者，宜讓；分界顯明有準則可守者，不宜讓。所謂『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是也。

上述義利、忠恕、孝弟、剛毅、遜讓五項目標，並非截然離異，互相抗峙者。大體言之，義爲本質，忠恕爲用，孝弟爲基，剛毅以成其忠，遜讓以成其恕，實互相聯繫而不可分者。從任何一端而竭力行之，行之若得其當，皆可以通諸其他各方也。

訓練方法 孔子之訓練方法，首爲立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爲政

志於道。述而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

志者，心之所之，今語所謂理想也。人必有理想，然後可以向上，孳孳不倦，而不至陷於卑陋。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人亦必有理想，而後可以有守，而不至為習俗所移。故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取法乎上，可得其中，志為人之測量器。取法乎上，決不至流入其下，志為人之保險器。學者之第一要務，在高尙其志。故曰：『士何事？曰：尙志。』

孔子之訓練方法，其次為實踐。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漢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漢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漢

學以利行，不行何貴乎學。知以制事，不行何須乎知。行有可先乎知者，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類是也。縱未悉其故，不害其為善事，縱未得其當，雖不中亦不遠。行有必待講習而後可發者，經世治人之術是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政事為人民苦樂所關，不

學之人，不可以政學也。

行爲之標準，則期合中庸而已。『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過猶不及。』何謂中庸？合於事，宜於人，至當無以易之之準則也。守常則有禮（即規則法制之類），應變則由義（即原理原則之類）。守禮唯須力行，由義則當致知，知不明，不知中庸之所在。『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沖齋中庸有待乎擇，此致知之所以必要也。

孔子之訓練方法，其次爲內省。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肖而內自省也。溫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谷治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澤而

有志之士，最忌爲浮驕之氣所矇蔽。施以省察之功，則自身之真相畢露，可得而糾正改進矣。宗教上之懺悔，即自省自訟之意，而祈禱則與見賢思齊之意趣略同。治療精神病患者，使患者知其弱點之所在，再施之以積極方面之暗示，即可奏效而有功，此心理學之所明示，大足彰明自省之價值者。

孔子之訓練方法，其次爲畏敬。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淨氏

人皆有驕矜之氣，必有所畏敬，乃得甯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命。有德命祿命之別。己之命，原於天。天者，必然而莫知其然者也。殆所謂『最後因』也。修其德命，則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則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妄冀非分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得位則行義以達道，不得位則隱居以求志。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

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有德之人，己所宜親，世所宜法，故應畏敬之。或謂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國家權威所在，人羣紀律所關，尊政府，崇法律，固屬當然。但就下文小人狎大人之語玩之，大人當係指有德者而言之。蓋執掌政教者，小人將足恭以事，豈敢狎玩之乎？小人之所狎玩者，惟修德之人耳。

聖言洞察幽遠，非淺識所能見及，擅加輕侮，適以墮德壞事而已。從事研究分析，須當出以謹慎之心，務念『聖哲所見尙有爲我所未見及者否？』而虛心以推求之。蓋聖

哲往矣！輕侮之，又何損於聖哲？祇以禍害斯民而已。少年知識未豐，見理難切，尤不可養成其輕易侮慢聖言之習性。偶像易倒，俊傑之士，其思想終不至盲從，崇尚自由者無須疑懼。但當想念聖言且可侮慢，誰人之議論尙能爲世所推崇乎？

孔子之訓練方法，其次爲文質彬彬。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澠池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澠池

『質』之義爲本質，『文』之義爲文飾，『彬彬』之義爲文質調融。質勝則鄙野，文勝則誠少。『禮者，忠信之薄，』尙文之流弊然也。於是忠厚之人，乃有去文留質之想。文之用爲達情節情。去文留質，達不足者爲樸陋，節不足者爲浪漫。樸陋病小而返樸難，浪漫病大而陷入易。浪漫之弊，今已覩矣。彬彬之教，其可思乎！

孔子訓練方法，其又一爲懲勸。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澠池

法語者，用正道告之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異有恭義，異語者，婉言之也。婉言之，人感我柔順，不能不悅。規勸之道，祇此二術。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有悔悟之可待。從之而不改其行，悅之而不尋其義，則是無意於改進，雖聖人無如之何。宰予晝寢，孔子有『何誅』之歎，冉有聚斂，孔子興鳴鼓之攻，皆法語之言也。子貢方人，孔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曾點言志，孔子曰：『吾與點也。』皆異語之言也。『教亦多術，』孔子有焉。

孔子對於求知，態度真實，絕不强不知以爲知，其教人亦然。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馮敏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孺齡

於己所不知，自承爲不知，則留一問題於心中，猶有研究思索之可能，而可期其真知。若強不知以爲知，則永久執非爲是，而終不知之。故忠實爲求知之必要訓練。

六 教育目的論

一人之教育目的論，必依據其人生哲學觀以立論。欲了解其教育目的論，必須了解其人生哲學觀。能了解其教育目的論，即了解其人生哲學矣。教育目的論牽涉廣遠，故論之於最後。孔子之教育目的，一言以蔽之，道而已矣。

子曰：士志於道。〔理〕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子罕〕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皆教育目的在於道之明證也。所謂道者，果何物耶？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說文云：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之謂道。是所謂道者，有今語軌道之意。循此軌

道，則無不通達。故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法言〕

〔問道〕

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則抽象以言之也。此軌道者，又何所依據而成立乎？中庸云：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蓋道成於人性之自然，非妄立一意而名

之曰道也。故曰：率性之謂道。性成於天，故道原於天。人道天道，是一非二。人道者，人間當然之理；天道者，宇宙必然之則。人道之發現，多從天道中領悟而來。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爲天行之必然之則，君子觀之，遂知自強不息爲人間當然之理。作中庸者，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故知人間之道，『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論語亦載：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孔子法天之明證也。二程遺書曰：『天有是理，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故聖人本天。』此論最中肯綮。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汗澤

孟子：『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不舍晝夜，」水之必然之理也；『有本者如是，』人間當然之則也。觀天地必然之理，悟人間當然之則，是之謂法天，或曰本天。天者，何物乎？論語記孔子言天者，其尤要者如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五十而知天命。

子見南子……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吾誰欺，欺天乎？

子畏於匡。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命，天厭，天喪，無所禱，是諸語者，統似孔子之所謂天者，實爲具有主宰意志之神，而能命令人禍福人者。若然，則天實無時不言，無處不言矣。孔子何至反謂『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語意正以爲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無所主宰於其間，門人正宜依自力以邁進，不當唯師是賴也。故孔子之所謂天，決非宗教家之所謂神，以今語解之，應爲『究竟的必然法則』。至於天命天厭天喪諸語，則於此必然法則施之以人格化耳。於抽象意念施之以人格化，乃一種極端普通的心理現象。

道之意義與依據已明，道之內容又何如乎？則『仁』是也，而忠恕近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中庸引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曾子直謂忠恕即是道，中庸祇謂忠恕違道不遠。違道不遠，終有一間之差。道爲總括名詞，一切正當軌道，皆含於內；忠恕則軌道之一種，而最足以代表多數軌道之特質者。子貢問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孔子答以『其「恕」乎！』恕本不能概括全體，於全體中，勉舉一端，則莫勝於此耳。曾子逕謂道爲忠恕，殆以道難備言，姑就其近似而易曉之項目以示人也。

一貫之義，聚訟紛紜。或謂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解。『貫』爲『行』，謂孔子壹是，以行事爲教。學以制行，此說原無不是。但祇言行而不言所行，仍不足以明道之實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顯係就道之實質言之，純以形式之論解。『一貫』似非至論。孔子言『一以貫之』，曾子謂『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成已成物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而緊接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顯係謂當置人已於同一標準之下，且據己之心意以量人也。如是，則人己之差別去，而無一毫之私意存，待人無私意，則至理自易明，處事自易妥當。忠者能恕，恕者始能忠。不忠，則不能成己，安能成人，譬猶乞者之不能博施於人。不恕，則不能成人，何能成己，譬猶吝者之不能恢弘其度量。一己之人格，係表現於客觀對象之上，人格愈偉大，則表現之範圍愈廣泛。

一己之完成，須求之於濟羣利衆之中。離棄他人，即無所謂自我；離棄利人，即無所成己。此所以於『忠恕違道不遠之下』，獨綴以發揮恕字意義之一語——『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也。而子貢問可以終身行之之一言，孔子答以『其「恕」乎』，而不及『忠』，其故當亦在此。恕爲克制私意，融和人我，擴大大人格之唯一祕訣，有志崇德者之第一要務。人世大患，莫過於私，而克制私心者，則唯恕而已。人間大苦，莫過於人我隔闕，而融和人我者，則唯恕而已。論語、大學、中庸諸書，於『恕』之一字，莫不鄭重言之，而世人迄不知其爲持身治世之第一要務，甚可惜也。佛門教人，首重佈施，佈施之意，對人則結善緣，對己則去我見，與恕道之用意正復相同。願教育家從今把住此點，國家治平之始基繫焉。

忠恕祇是近道而已，道之本體則爲仁。論語里仁篇：『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上言『以道』，下言不『違仁』，足見道即仁道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處亦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足見不可離者，同此一物。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仁爲正道，

不仁爲反道，解釋尤爲顯明。『仁』从二人，仁道卽人道。中庸云：『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蓋道爲當然之法則，而出於人性之自然作用，於人性之自然之上，求治人之當然法則，是卽『以人治人』。至於所謂改者，亦復祇是以人性之適當流露改正其不健全的表现而已。一切禮法，其究竟根源，莫不存於人身之上。曰：汝當愛人，試問何故我當愛人乎？若答謂人不相愛則爭奪生，爭奪生則生靈塗炭，欲人人各得其生，故須相愛。於時弱者將欣然接受此說，而強黠之徒則難免懷疑，自謂於爭奪之中，彼自有其生存之術，而弱者之塗炭初無關涉於彼之自身，彼正無所需於人之愛，亦無所用其愛人。至是而功利主義之愛人說窮矣。吾人可用強力禁人害人，但無法使人愛人，愛固發於本性者，倘愛之本性衰萎，愛之作用當然無從發揮。人羣之愛意發達，則愛的法制日多，反是則殘酷之行爲滋生。故曰：一切禮法之究竟根源，皆在於人之本身。

我之愛人，非爲人也，盡我之心耳。我之行義，非爲人也，亦盡我之心耳。明乎此，則博施濟衆，無非所以完成自性者，成物卽成己也。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發於自心之不得

已也；曾點言志而孔子與之，嘉其從容自得無捨己爲人之意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中庸曰：率性之謂道。率性卽爲己也，卽盡己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仁道，盡性之道而已。明乎此，始可與論仁之意義。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澤而

子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理仁

欲明仁之微意，此二章最能啓人深意。巧言令色之人，一意取媚於人，真情汨沒，純然虛僞，內有自欺之實，外有負人之念。曰：『鮮矣仁』者，明欺己負人爲常，而仁心仁念僅偶一發動耳。惡人之可以自新，正賴此偶一發動之仁心耳。好人惡人，難在公正不私。仁者內不愧己，外不虧人，故其好惡能依是非以轉移，而其發爲是非之判斷，又能一秉客觀事實，絕不雜以私意成見。玩此兩章之意，可見仁之意義爲誠實不自欺。人苟自欺，則口是心非，綺語兩舌，足恭匿怨，假仁假義，無不可爲。一假百假，自身處處是假，世間亦無處不假。故曰：不誠無物。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就仁之表現於對人者言之，則爲愛人之德。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瀕淵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何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雍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濼淵

立人達人，皆愛人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愛人之實效也。故人謂仁爲慈愛之德，而比之於佛之慈悲，耶穌之博愛。實則愛祇是仁之特質之一端，而非其全體。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學以明理，仁而不中理，則愚而已，不足以言仁。世俗之溺愛，墨子之愛無差等，皆不合理之愛也。例如父母死而吾薄葬之，墨者之教固許之也。依愛無差等之說，愛人之父若吾之父，則人父死而吾葬之，正當如葬吾之父然。世間死父者，日不知若干萬，吾安得而人人葬之？葬固不能徧也，吾豈將有所葬有所不葬，豈是以意爲之，而毫無取捨之準則存於其間乎？若然，則世事凌亂，必有不葬之父母矣。且一日而死數十百父母者，其葬之之先後，又將何所依據乎？不可無一定之秩序存於其間也。故儒者定

爲親疏之等，以異其愛之先後厚薄，此自然之勢，亦人事之所不得不然者也。故慈愛之說，不足以盡仁之義。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愛而合之以理，此正朱子了解孔子之深澈處。惜乎情理雙融之義之不明也。至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則是以己量人，我兩忘。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灑淵

禮者，人世之公準也。約制己身，一歸於公準，是之謂仁。仁者絕無人我之私意，行事一以公準爲依，是卽視人如己也。然而立人達人之意雖同，而同室有鬥者，則被髮纓冠而往救之，鄉隣有鬥者，雖閉戶可也。蓋立人達人，亦須循理，是之謂愛之理，或譯作合理的愛可也。

仁之本義既明，其餘論仁之語自易了解矣。論語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凡見百有五次。聖與仁，孔子皆謙不敢當，亦輕不予人。惟時人率以聖仁推崇孔子。

陽貨謂孔子曰：『讓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陽貨

此陽貨因時論以責難孔子之言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

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淵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淵

右三章，可見仁必表現在行事之上。四勿之目，總大小行事而言之。敬恕之教，亦通於行事之大小。舉直錯枉之論，尤見爲仁之必須有智，以仁心敗事者，皆智不足也。仁爲愛之理，於此又得一有力之佐證。總此三章而合觀之，爲仁之法，已大體具備矣。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述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淵

伯夷諸人，行徑不同，而孔子同許以仁。蓋有愛人之心而行事又足以副之者，皆得稱爲仁，固不必出於一轍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灑淵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治長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汗路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灑淵

右四節，見仁者誠慤，故其言也訥。凡花言巧語者，真情多已漓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

右二章，見爲仁必須剛勇。儒者之理想，並不偏於柔懦。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衛靈公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

汎愛衆，而親仁。學而

右四章，見爲仁須擇交仁人以自輔。

子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里仁

惟仁人之好惡，始能得其公正；亦惟仁人，始敢惡不仁之人，不仁之人，媚世取容，何

敢惡人？『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惡人得其公正，且亦敢於惡人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

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

右二章，見仁者智勇兼全，故仁爲全德之名，謂仁謂慈愛之德者，其失在以偏概全。然而愛究爲一切善行之根源，去其愛人之心，則絕對無法使其對於人世感覺具有若何之責任而發爲若何之利濟行爲。愛爲善根，惟當導之以智，成之以勇耳。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張

學不博，則理不明，志不篤，則行不力，汎問遠思，皆無益於身。子夏篤實，所言爲仁之方，皆爲己之學，故曰：仁在其中。子張好高遠，難免矜己誇人之意矣。

附 篇

一 孔子之政治觀

孔子志在濟世，其不能不關心政治，蓋理所必然。人爲政治的動物，教育責在樹人，使克盡其本分於人羣之中，教育家不能不具有政治的理想以指導其生徒，亦理所宜然。故附論孔子之政治觀。

德化主義 孔子之政治思想，以化民爲政治之終鵠，以德教爲政治之工具。不能化民，是爲俗吏；徒用刑威，是爲酷吏；皆孔子思想所不許者。故孔子思想，可稱爲德化主義。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政，孰敢不正。瀨淵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爲政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爲政

正者，直也。爲政者乃萬民之表，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瀨淵

以殺止殺，乃當權者之所喜言。不知先則殺無道，繼則縱殺意而戮無罪，人民重足而立矣。且即在無道之夫，其放僻邪侈，社會風習之不良，政治措施之不當，亦宜分負一部份責任。孔子焉用殺之言，實當權者之所宜深思。當權者果欲民歸於善，則躬先率行，一出於正，小民之不能不正，蓋亦猶草受風動不能不偃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瀨淵

政治乃最有力量之教育作用，政治家乃最有力量之教育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民之盜竊，正由上之多慾。政府不廉潔，又何怪盜匪之充斥。明乎此，乃知德治之不可以已。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當政者以身作則，領率羣吏，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職權分掌，而當政者之總攬易矣。故曰：爲政以德，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德與能對言，當政者不自逞其能，而後百官之能得盡，百官之職克舉。德與政對言，政即法令之謂。導民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故以苟免爲能。導民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故以向善爲榮。德治並不廢刑。家語刑政篇：『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

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罰以濟教化之窮，教化不施，而嚴刑峻法以臨民，殘忍之政也。

世有謂孔子助長帝王之專制者，實爲誣枉之至。孔子之政治思想，首重當國者之自正其身，而使其檢束自身以化下，助長帝王之專制氣燄者，乃法家用威勢以驅民之說，非孔子德化之論。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君子爲治民之人。此章根本要點，始終不離修己。修己之人，尙至於殘民以逞乎？奉公守法之元首，尙至於背叛憲章，蹂躪人權乎？世有偏信法治之人，殊不知徒法不能以自行，欲法之行，必須民衆有護法之習慣能力。民衆無護法之習慣能力，則須當權者束身守法以倡導之。束身守法以倡導之，是亦德化之一種形態。不然，輕德而徒重法，則舞文弄法之風何故頻起？法律等於具文之時何故屢見乎？

正名論

政治主於德化，故正名尙矣。人在政治社會中，各有一定之地位；隨此一定之地位，而各有一定之職分；因此一定之職分，而各賦以一定之名。名定，則顧名思

義，人人知所以自盡其責；人人知所以自盡其責，而政治清明矣。名之病有二：一爲名與實不符，一爲名之義不彰。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雅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汎滄

『觚不觚，』名不符實之病也。有名卽有義，有義卽生力。從來爲非作亂者，亦知假借名義。有名義始足以資號召而匯成大力故也。人心畢竟向義，識義不明而誤入歧途者多，明知非義而坦然爲之者少。知名之能起義生力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名之義不彰之病也。栗樹之『栗』與戰栗之『栗』，適然音同耳。以音同而聯想其意義，本爲心理上之普通現象，而爲民俗中所恆有。如今俗渡歲，必陳魚一碗而弗食，以取『福壽有餘』之意，蓋以『魚』『餘』同音之故。『使民戰栗』大類齊東野人之語，當時或有如是之傳說，宰我不察其義而漫然引對哀公，有助長殘酷之虞，故孔子責之。後世說經家，更謂『松者所以自悚動，迫者所以自迫促；』或『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柏猶迫也，親而不遠；』皆卑陋之見不足爲訓。

者。由此可見名之取義易失其真也。

正名之說，即欲使名與實符，名義得彰者。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瀕淵

有其名，即有其實，是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其名，不履其義，是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革命起；臣不臣，則攘奪生；父不父，則教養弛；子不子，則孝敬衰。如是，則政治壞，社會亂，雖有粟，又何得而食之乎？國家治平之樞紐無他，夫亦曰人各隨其地位以盡其職分而已。而名則又表示地位與職分之所在者。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

此章言正名之必要及其理由，甚爲透澈。而『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尤足以示人以立名之準則。立名要當便於言而利於行。言以合衆，行以赴功，正名殊異於

堅白異同之辯。

革命之事，孔子罕言，蓋難言也。依名分大義之說，則以臣討君，是爲臣不臣，革命固非；但君失其道，君則不君，革命又無可非。孟子謂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即君失君道便不得名之爲君之意也。左傳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擧也。」文公十八年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公羊傳云：「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皆足見君王之神聖不可侵犯，必須恪守君道而始然，否則國人可得而否認之矣。然而臣民可得而否認政府，則欲加之罪，可患無辭，強權之門，正義出焉，於是而有力者皆得假辭以興戎，干戈擾攘，生靈塗炭，不予臣民以革命之權乎？則君主將恣意橫行，果子臣民以革命之權乎？則豪強攘奪有辭。此不可無條件解答之一問題，而孔子之微意，有可推測而知者。

武王伐商，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天下宗周，夷、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夷、齊實爲澈底反革命派，而孔子稱之曰「古之賢人」。秦伯三以天下讓，孔子稱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亦稱爲至德。又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安國釋謂「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

盡善。』凡此皆足見孔子雖不否認革命，而於革命終覺不是美滿之手段。後之儒者曰：必上有桀，紂之暴，下有湯，武之仁，始可言革命。蓋暴不如桀，紂，猶有改善可能，則不必革；仁不如湯，武，則犧牲大而所得小，又不可革。甚矣革命之難言也。

教養 政治要圖，在養民教民。孔子之政策綱領，亦備此二目。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汗路

庶爲人口政策，富爲經濟政策，教爲教育政策。庶與富，皆養之之事也。孔子之具體計劃，惜當時雕刻印刷之術不昌，無見於載籍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

足食爲經濟政策，足兵爲國防政策，二者皆養民之事。民信之，廣義的教育作用也。舉直錯諸枉，以教育的見地而登庸賢材也。人人皆須有信，而政府與人民間，亦須互信。如何立信，首須政治之有信。登庸賢材，俊傑在位而百事舉，固爲大利而猶非最大之利；舉直錯諸枉，足以勸人爲善，而人無不束身以向善，是則政治的教育作用，大利中之尤

大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湯演

子游精長禮樂，所治以之化民，孔子見而喜之，故戲謔之。於此，亦足以想像孔子爲政，其教育設施爲何如者。

制度 孔子於政治制度，採甄別綜合態度，凡民族經驗上之所已有，而又合於當時者，皆擬採取施行之。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衛靈公

於虞夏商周四代，分別採行其長，絕不拘泥於當時之制度，亦不馳騁乎一己之空想。有歷史學派與批評學派之精神。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子罕

此具體行動之足表現孔子有創制精神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爲政

殷承夏，周承殷，制度典章，有損有益，有不損不益。所損者，今之所不需者也；所益者，昔之所不備者也；不損不益者，通今昔相因而不可變者也。有損，知非泥古；有益，知能創新；有不損不益，知不非古而好新。孔子未能實施其抱負，而其此種開國精神已足啓示吾人，遠勝於遺吾人以一部憲法矣。

財政

孔子之財政政策，爲節用以足民。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冉有曰：曷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瀕淵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

孔子認定『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甚惡財富集中，故於冉有欲鳴鼓而攻。徹爲十分取一之稅制。稅斂薄則富藏於民而稅源活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乃教爲政者當知培養稅源，稅源充實，何患財用之不足。欲薄稅斂，則須節用。節用者，非徒省儉

之謂，乃國用須有節制之意，今所謂預算者近之。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知節用有預算之意。但製定預算之時，亦須以節約出之。蓋奢侈則費大，費大則多取於民而民貧，民貧則姦宄生而生產衰，財用必益拮据。故製定預算必依據國民經濟能力以爲之節，無論量入爲出，或量出爲入，皆不可超過人民之担負能力。

社會本位

孔子甚欲執政以宏展經綸，但孔子亦不認爲參與政治活動即必須執掌政權。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爲政

孔子之意，以爲孝友行爲亦具有政治影響，不必從政，始爲爲政。以今語釋之，則爲社會活動莫不各有其政治的果效，社會的清濁，足以決定政治的治亂。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孔子教弟子，刪詩書，訂禮樂，蓋莫非爲政也。能以提高政治心情辦教育，然後教育足以宰制人羣之前途。

二 孔門之學風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道大，兼容並蓄，當時已有『夫子之門何其雜也』之歎。門弟子之學孔子，或得其一體焉，或具體而微焉，各自表現一定之風範，以影響於時人與後世。其高足弟子，或從政，或設教，皆多少足以弘揚教義，以彌漫於中國。各弟子之風範，有顯有隱，後世之感受，亦復時有所偏。於國民性習所關甚鉅，故略加疏剔。

有若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

子夏、子游皆以文學稱，子張以心高意廣著，皆願師事有子，有子言行，必有過人者。今觀其論孝弟爲仁之本及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言，與夫禮之用和爲貴之論，其於人道政理，確已洞察本源，子夏輩之欲尊戴之，似非偶然。意者孔子卒，門人欲立宗師以統一教旨，而史記謂有子少孔子十三歲，其時當已年六十餘矣，本尙齒之義，故欲擁戴之以紹承師統。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卒時，不足三十歲，獨毅然否認，此其故何

也。若史記所載年齡果然正確者，則曾子當時尙是一少年耳，似不至有爭承師統之意。其謂皜皜乎不可尙矣者，顯然明指以後師席永懸不得僭比。竊謂孔子之教爲盡己之教，孔子之學爲爲己之學，一切修爲無非所以成己者，一切進益莫不依仗自力。問之於己而以爲是則是之，問之於己而以爲非則非之，依宗師意旨以定異議者，乃宗教家之事，非孔門風尙之所許。曾子深知此義，故不然其說。孔子之教，一切反求諸己，於天與神皆敬而不依，故曰：敬鬼神而遠之。曰：丘之禱久矣。蓋天與鬼神無論依如何之解釋，其禍福人決不能違反人事之定則，人亦決不能違反人事定則以邀福免禍。人事終當謀之於人事之內，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於力之中而依恃人力，於人力之中而依恃自力，此孔子教義與宗教思想絕不相侔之處。有子不能確承師統，其真因殆在此，非獨緣於曾子之反對也。此項精神所及於國民之影響，其利爲獨立自主，其弊爲短於抑己以合羣。

顏淵

孔子亟稱之，卒時年四十一，時孔子年七十一矣。生前似未設教，死後亦無著作流傳。後人之懷想之，全賴論語之記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罕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述而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先進

觀此，知顏子達足濟世，窮足自樂，仁足以發，勇足以死，亞於孔子一籌耳。故孔子於其死也，哭之慟。

曾子

曾子悟道深而門人多，故其影響最大。即論語一書，亦有謂爲曾子之門

人所記者。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里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漆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漆伯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漆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漆伯

曾子之教，謹厚篤實。啓足啓手之諭，所以象徵其全無所虧，不愧天，不忤人而已，初非重視身體髮膚之無所損傷也。不然，則戰陣無勇，何得非孝？後人於弘毅之教，大節不奪之訓，似不及領略其戰戰兢兢之意之深切。此非曾子之過也。吾國歷史久，禍亂多，過剛則拆，不為天下先，人知保身之術，故少剛健之氣。

子夏 門人亦多，嘗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矣！子夏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淮也

子夏之教切近平實。每易爲人所輕，實則亦復難能。

子張 子張傳授之廣，似不及曾子，子夏，而氣象又不同。

子張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子張

子張雄厚壯偉，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檀弓云：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

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其以得完此生之義務爲幸，有類曾子，足見其終身孳孳不倦之意。蓋偏於進取者也。

其餘德行如閔子騫，仲弓，才識如子貢，冉有，子路；文學如子游，各於後代，有多少之

影響。惟子路尤足懷思。

季康子使冉有謂子路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左傳哀十四年

子曰：『衣敝襜褕，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藏！」』

汗澤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左傳哀十五年

哲學研究

光華大學
哲學會著

一冊 七角

本書係光華大學哲學會所著：張東蓀、蔣維喬、沈有乾諸教授；及其高材生沈步康、楊大膺、鍾琦、鍾國華等，歷年共同研究所得之成績。其中如蘇格拉地以前希臘哲學、邏輯革命、哲學與科學、身與心；以及周易之倫理想、墨子兼愛、愛無差等辯諸篇，均有極新穎之學理，極精到之論斷，凡研究哲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孔子哲學研究

楊大膺編

一冊 三角

本書共分八章：(一)緒論，(二)孔子學說溯源，(三)孔子政治哲學，(四)孔子人生哲學，(五)孔子教育哲學，(六)孔子方法論(七)孔子學說與實際生活，(八)結論。說明孔子學說根源，是純性可塑論，以歸納的演繹法，由經驗中求一貫條理；然後本此條理，推究政治、人生、教育等問題；其學說為與實際人生有關係，非與神秘之玄學有關也。論述精審，多發前人所未發，允稱研究孔子學說之唯一專著。

管子探源

羅根澤著

一冊 一元二角

近來學者頗尚疑古，由是辨偽之風大熾，其實辨偽之學，祇做到破壞一層，建設方面絲毫談不到。本書就管子中各篇之內容，分別考出其作偽來源，與來源之年代及其學說之派別，各還出其本來真面目。讀此不唯可以明瞭管子一書的來源如何，并可藉以得到大批之古代史料。治國學及史學者所宜人手一編也。

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951B

中華書局出版

陸王哲學辨微

胡哲敷著 一冊六角

本書分八章：(一)導言(二)陸

王傳述，(三)陸王哲學源流(四)陸

王宇宙觀，(五)陸王論心，(六)陸

王論學，(七)陸王論工夫，(八)結

論。於陸王哲學源委及時代背景，

言之綦詳，為研究宋明哲學者不可

不讀之書。

陽明先生傳纂

余重耀編 一冊九角

王陽明

胡越編 一冊二角半

新(166)

L440891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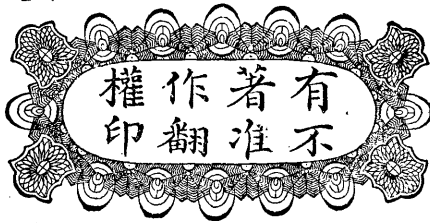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五八〇號

孔子教育學說 (全一冊)

◎

定價銀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余家菊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無註



144891